

杜詩
四



杜詩論文二十

武進吳見思齊賢注

宜興潘眉元白評

武進董元愷舜民參

唐肅宗寶應元年秋綿州

奉送嚴公入朝十韻

是年四月代宗即位嚴武還朝是應酬又是性情孔公別有不佳

鼎湖瞻望遠象闕憲章新四海猶多難中原憶舊國與時

安反側自昔有經綸感激張天步從容靜塞塵南圖回羽

翻北極捧星屋漏鼓還思畫宮鶯罷嘯春空雷玉帳術愁

看步驟

極尊崇中帶一
傲意所以勝人

得大

五韻屬

自叙在

人語在

比嚴如

送人訪而用此生二
句送人還朝訪而
用公及二句誰人訪
誰人訪

殺錦城人閣道通丹地江潭隱白蘋此生那老巖不相會
歸秦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

人而已

鼎湖遠。肅宗已崩也。憲章新代宗即位也。四海猶多
難。禍亂未平也。中原憶舊臣。召嚴武還朝也。下接嚴

光武紀今反側子自安

公入朝。則當與時以安反仄。而自昔已有經綸之素

矣。於是感激主恩。以張國運。從容不迫。以靜邊疆。故

正欲圖南。又回羽翮。自蜀追還也。直上北極。以捧星

辰。入朝輔政也。自當盡圖維于晝夜。豈敢復移情于

花鳥乎。而西蜀之地。則長公餘威。猶留玉帳之術。奪

唐苑文志有玉帳一

卷蓋兵書也

我良牧。已愁殺錦城之人矣。况公既入朝。則閣道已

通于丹地。我猶滯此。江湖尚隱于白蘋。豈能鬱鬱居

此。終當復返長安耳。但公此去。既登台輔。自當挺身

為國。慎弗徒為身謀也。

附嚴武酬別杜二

獨逢堯典日。再覩漢官時。未効風霜勁。空慙雨露私。夜

鐘清萬戶。曙漏拂千旗。並向殊庭謁。俱承別館追。斗城

憐舊路。渦水惜歸期。峰樹還相伴。江雲更對垂。試回滄

海棹。莫妬敬亭詩。祇是書應寄。無忘酒共持。但令心事

在末肯鬢毛衰最恨巴山裏清猿惱夢思

獨逢堯典再覩漢官。答鼎湖二句。堯典指受終事也。未効風霜勁節。空慚雨露私恩。答四海多難六句。萬戶鍾清。千旗曉列。答漏鼓二句。此時當與君同向殊庭而拜舞。俱承別館之恩。追乃為快耳。孰知成都去而獨歸舊路。澗水別而空惜歸期。惟有峯樹相伴。江雲對垂而已。四句別意。然汝滄海不必長往。時流少加假借。二句規之也。又言別後早為寄書相慰。無忘杯酒共歡。但令志氣尚在。豈肯令鬢毛衰白。便甘于

老朽哉。六句答江潭句。無奈此時道路之間。相憶正

深。巴山之猿。添人愁思耳。

送嚴侍郎到綿州同登杜使君江樓宴得心字

野興每難盡。江樓延賞心。歸朝送使節。落景惜登臨。稍稍煙集渚。微微風動襟。重船依淺瀨。輕鳥度層陰。檻峻背幽谷。窓虛交茂林。燈光散遠近。月彩靜高深。城擁朝來客。天橫醉後參。窮途謝衰意。苦調短長吟。此會共能幾。諸孫賢至今。不勞朱戶閉。自待白河沈。

野興每多未盡。故復上江樓以延賞心也。而上江樓

可想見其睥睨當時之意

之故。則以使節歸朝。於此相送。偶因落景惜別。又此
 登臨耳。下八句登臨之景。落照未幾。而烟橫風起。天
 晚矣。重舟泊而依淺瀨。樓下也。輕鳥宿而度層陰。樓
 上也。樓檻固峻。背幽谷而向南。奈樓窓雖虛。交茂林
 而易暗。未幾而上燈矣。樓高燭明。故光散遠近。月出
 矣。背山臨江。故影靜高深也。因歎朝來而登城上。風
 參差之宿。宿在江樓之高。連參星也。
 景依然醉後。而見參橫。良夜已永。止因窮途老景。不
 覺苦調高吟也。佳會不能長得。亦以諸孫之賢。禮意
 杜使君乃宗人也。
 至今未衰也。一句點杜使君更言不必閉門留客。自

向之耳也

當痛飲高歌。直待河沉天曉耳。自落景至天曉。一篇

白河銀河也

節奏。

奉濟驛重送嚴公四韻

在蘇州 歡情俱備

滯而深

二句一倒用便不字活

遠送從此別。青山空復情。幾時盃重把。昨夜月同行。
 列郡謳歌惜三朝。出入榮華江村獨歸處。寂寞養殘生。

五字象層意
 合前作者乃佳

送遠至此而別。望青山迢遞。空復情深耳。幾時盃為
 重把。不能預期。而昨夜月尚同行。不可再得矣。四句
 相送之情。東西川之列郡。謳歌思慕。而惜不能畱。玄
 肅代之三朝。出入將相。而其榮已久。二句頌嚴下自

序因歎別君之後江村獨處寂寞全生而已又安有知已乎

送梓州李使君之任故陳拾遺射洪人也篇末有云籍甚黃丞相能名自潁川

近看除刺史還喜得吾賢五馬

何時到雙魚會早傳老思筇竹杖冬要錦衾眠不作臨岐

恨惟聽舉最生火雲揮汗巾山驛醒心泉遇害陳公殞於

今蜀道憐君行射洪縣為我一潁然憐音臨厚重

黃霸為丞相而聲名初著則在為潁川刺史之時刺史不亦重乎而近日除書乃得賢如使君者計程則

作送少詩而以憐才惜死為誰人教誰人皆

向州讀過近乃去其妙愈讀愈妙此等聲色極調可論其工拙者乎

五馬何時到彼遠別則魚書當早傳來亦因老思竹

杖之扶寒要錦衾之暖當與書齊到也今使君榮行

不必作臨岐之恨惟望汝舉最為先耳今雖火雲渾

汗而山驛有泉當亦不苦也因送君而念及陳公子

昂遇害而殞蜀人至今憐之君至射洪陳之鄉也同

類之傷當為我潁然矣

苦戰行

苦戰身死馬將軍自云伏波之子孫干戈未定失壯士使

我歎恨傷精魂去年江南討狂賊臨江把臂難再得別時

孤雲今不飛時獨看雲淚橫臆

馬將軍苦戰身死而為伏波之子孫則各家將種尤為可惜而况干戈未定壯士空亡所以令我歎恨也猶憶去年討賊之時臨江握別不可再得矣惟有瞻望孤雲不覺涕下之橫襟也

去秋行

去秋涪江木落時臂槍走馬誰家兒到今不知白骨處部曲有去皆無歸遂州城中漢節在遂州城外巴人稀戰場冤魂每夜哭空令野營猛士悲

涪音浮槍音將

去秋段子璋反陷遂州遂州去秋涪江木落之時而有臂槍走馬者其勇猛便捷

可知矣乃一往不返白骨沙場且全軍敗亡部曲俱喪然非其罪也止因遂州之人閉城自守故漢節猶存致援軍敗亡而巴人略盡所以戰場冤魂啣恨夜哭而野營猛士撫事深悲也

觀打魚歌

教以勝在起太白能為之

綿州江水之東津魴魚鱖魚色勝銀漁人漾舟沉大網截江一擁數百鱗眾魚常才盡却棄赤鯉騰出如有神潛龍無聲老蛟怒迴風颯颯吹沙塵襄子左右揮霜刃鱗飛金

忽出道理
已開後之

木言詩文
盤白雪高徐州秃尾不足憶漢陰槎頭遠道逃鮐魚肥美
知第一飽驩娛亦蕭瑟君不見朝來卸素鬢咫尺波濤
永相失

琴音奇鱗音鉢魚掉尾貌

綿州有江江水別派而為東津東津之鮐魚鮮白二
句是主漁舟沉網所意者鮐也而入網者一擁數百
若小魚固不足取而赤鯉騰出如有神焉漁舟縱橫
其中潛龍有德雖爾無聲而老蛟意當嗔怒矣故迴
風起吹沙塵而黯焉變色也一段完打魚事於是得
魚開宴而饗人切曾便捷如意飛則言其薄金盤言

其華白雪言其潔高言其多也一句寫盡因歷數嘉

魚名

槎頭魚名漢中鮐魚肥美

襄陽

魚如徐州之秃尾既不足憶漢陰之槎頭聽其遁逃
禁捕遂以槎頭水曰謂槎頭
肥美者終推鮐魚第一仍歸到鮐魚結夫未食之時

每覺貪饗既飽之後反覺蕭瑟天下事大率如此轉
而思之我之滋味有限物之性命可憐即此朝來所
割之魚咫尺波濤永不復到不亦哀哉

又觀打魚

蒼江漁子清晨集設網提綱萬魚急能者操舟疾若風撐
突波濤挺义入小魚脫漏不可紀半死半生猶戢戢大魚

上詩命之

綿州二十

蕩開
包若大澈却又
不掃興

本言詩文

七

傷損皆垂頭。俯強泥沙有時立。東津觀魚已再來。主人罷
鱸。遺傾盃。日暮蛟龍改窟穴。山根鱸鮓隨雲雷。干戈兵革
亂未已。鳳凰麒麟安在哉。吾徒何為縱此樂。暴殄天物聖
所哀。

鱸音補鮓音委

蒼江之中。漁子晨集。方設網提綱。而殺機一動。萬魚
已急矣。於是漁子之能者。操舟若風。輕狎波濤。挺叉
直入。小魚之滿網者。已不可紀。即已得者。而半死半
生。戰戰猶動。魚小則力微也。大魚之傷損者。雖已垂
頭。即垂頭者。而俯強泥沙。有時而立。魚大則力大也。

一段完打魚事。因言東津觀魚。今已再舉。承明又字
而主人罷鱸。又復飲酒。不知滄江之中。兩番擾亂。初
猶潛龍無聲。今并不能安其居矣。方今兵革未休。而
鳳麟不出。吾徒奈何縱此樂。以暴殄天物耶。此聖人
之所哀也。

越王樓歌

絕句深意却
老

綿州州府何磊落。顯慶年中越王作。孤城西北起高樓。碧
瓦朱甍照城郭。樓下長江百丈清。山頭落日半輪明。君王
舊跡今人賞。轉見千秋萬古情。

樓下三句紀景乃情

上寺命文

綿州二十

綿州州府。何其磊落。磊落。高大也。蓋承平之時。親王
意是中宗或睿宗曾受此封及刺此州。非太宗之字。見
 之貴。所以磊落如此。未說樓。先說府。是倒視法。而府
 中西北。又造高樓。碧瓦朱甍。照映城郭。於是樓下則
 有長江。樓上則見落日。樓在西北。故落照為佳也。因
 歎君王舊跡已陳。而徒為今之游者。攬古而感懷耳。

○海棕行

左綿公館清江濱。海棕一株高入雲。龍鱗犀甲相錯落。蒼
 稜白皮十抱文。自是衆木亂紛紛。海棕焉知身出群。移栽
 北辰不可得。時有西域胡僧識。
唐魚人

七古要直又要曲
 要樣又要縱比
 首之曲在自是二
 句前首之曲在樓
 下二句能曲則縱
 二不在長短

綿州涪水所經。涪居其右。綿居其左。故曰左綿。

綿州在江濱。江濱有公館。公館之中有海棕。遠望已
 見其入雲矣。近而視之。粗如龍鱗。細如犀甲。蓋其蒼
 稜起於白皮之上。大已十抱。而文理如此也。豈海棕
 欲出群哉。衆木自處其卑。故海棕獨見其高。但恨其
此辰喻京師也
 不能移根上苑。而埋沒綿州。惟有世外之人。心知其
用東方朔。云劫取事
 異耳。
胡僧法

公姜楚公畫角鷹歌

楚公畫鷹鷹帶角。殺氣森森到幽朔。觀者貪愁掣臂飛。畫
 師不題無心學。此鷹寫真在左綿。却嗟真骨遂虛傳。梁間

土寺論之

綿州二十

燕雀休驚怕亦未搏空上九天

製音制

姜皎封楚國公楚公畫鷹帶角一句畫之形似而殺氣森森已薄於

北方矣。觀者雖貪看其俊異，仍恐其掣臂而高飛。二句畫之神理，一藝雖微，不知費幾許心血。人但知其妙，而不知其苦也。此鷹乃落於綿州，却歎真骨難逢。虛傳此畫耳。梁間燕雀，不必疑猜。彼豈能搏空上天也哉。

排公之子名曠
宗武生日

小子何時是高秋。此日自從都邑語，已伴老夫登講臺。

吾家事人傳世上，情熟精文選。理休寬綵衣，慳彫瘵筵初。秋歆斜坐不成流，霞分片片滑。滴就徐傾。

時公送嚴武至綿州，故道之亂，自入梓州，而家在成都也。但憶其為公之在綿，曹家成都故曰小子何時見也。

高秋此日生耳。夫小子何知，而都邑籍籍已與老夫並傳矣。自吾祖以來，詩為家學，而世間過譽俱屬狗情。豈小子真足當此哉。還當熟精文選，不得恃此而失學也。汝能嗣業，何必綵衣之舞，而後為孝乎。下乃序生日，生日必有盤飧湯餅之設，故曰病後彫殘，不能端坐，尊酒雖分，或當涓滴徐傾，以遣此日耳。分者

家在鄜州也

光祿坂行

在梓州銅山縣

山行落日下絕壁。西望千山萬山赤。樹枝有鳥亂鳴時。曠色無人獨歸客。馬驚不憂深谷墜。草動只怕長弓射。安得更似開元中。道路即今多擁隔。

時字生

下句

山行而日下石壁。則日已沒矣。日落而餘霞照映。故千山皆赤也。此時鳥雀亂鳴。千山欲暮。一人獨歸。能

無懼乎。惟其獨歸。則馬驚猶可防。而伏莽深可慮耳。玄宗開元間。天下大亂。安西諸國悉為郡縣。行者不齎糧。上犹因歎安得如開元年間。天下太平。盜賊消弭。哉。而今

惕厲未已

則道路險艱。即數武之間。已多阻隔矣。

悲秋

十字妙在日字。情字細心。欲貼乃去。說

簡而深

石出

涼風動萬里。群盜尚縱橫。家遠傳書日。秋來為客情。愁窺高鳥過。老逐衆人行。始欲投三峽。何由見兩京。

身在萬里。而值涼風初動。已可悲矣。一句悲秋。下俱

悲秋之事。而萬里之外。又值群盜縱橫。此時因徐知

道。段子璋之亂。公乃來綿州。留家成都也。故值傳書

未到之日。因識秋來為客之情矣。是以見過鳥而羨

其高飛。歎既老而隨人奔走也。况自秦而蜀。自蜀而

綿方欲為出峽之計則去兩京益遠矣何時歸乎

客夜

棧子遠者屬睡者不屬月占江心細

會方知

客睡何曾著秋天不肖明入簾殘月影高枕遠江聲計拙
無衣食途窮仗友生老妻書數紙應愁未歸情

客中夜息人見其睡耳孰知其睡何曾著乎惟睡不著望其一刻即明而夜漏沉沉若應明而反不肖明者下二句不睡中所聞見入簾而餘月影高枕而聽江聲望此月聽此聲欲睡不睡是反側無可奈何時也下四句是不睡中心事一夜不睡萬事上心念過

客亭

去之事則事事皆錯致無衣食當前之事則無地自安反仗友朋是以老妻遠隔生事艱難然有書寄去則未歸苦情想已盡悉矣

秋○牕○猶○曙○色○木○落○更○天○風○日○出○寒○山○外○江○流○宿○霧○中○聖○朝○
無○棄○物○老○病○已○成○翁○多○少○殘○生○事○飄○零○任○轉○蓬○

兩首一時之事故接上言初以為天竟不肖明矣而

孰知秋窓之上猶有此曙色乎然曙則曙矣而木落蕭蕭天風颯颯愁緒又添一倍也起而視之日出寒

山之外。江流宿霧之中。一片荒蕪景色。因歎夜而又
曙。日復一日矣。聖朝雖無棄物。而無如我自衰朽無
用。一任其飄零轉徙而已。

戲題寄上漢中王三首

時王在梓州初至。斷酒不飲。篇中有戲。

三首俱有酒

西漢親王子。成都老客星。百年雙白髮。一別五秋螢。忍斷
盃中物。祇看座右銘。不能隨皂蓋。自醉逐浮萍。

西漢親王。漢中王也。成都客星。杜自謂也。百年無多。而雙髮已白。頂客星。別來有幾。而五度秋螢。頂親王。別離如此。歲月易流。奈何斷此盃中之物。守此座右

漢中王。名瑤。漢皇之子。汝陽王之弟。肅宗詔收群臣馬。瑤與魏以遠持不可。帝怒。貶蓬州長史。

之銘乎。若此。則我不能相隨。即獨醉飄流。亦所願也。所謂戲也。

策杖時能出。王門異昔遊。已知嗟不起。未許醉相留。蜀酒
濃無敵。江魚美可求。終思一酪酏。淨掃鴈池頭。

策杖亦時能出。非我不來也。無奈王門已非昔日矣。下頂異昔游。放廢之人不能復起。而遣懷懷酒。乃未肯相留。然而蜀酒江魚。令人酒懷如湧。終思乞一醉。以為王掃除之後。所甘心矣。終以戲結。

群盜無歸路。衰顏會遠方。尚憐詩警策。猶憶酒顛狂。魯衛

彌尊重徐陳略喪亡空餘枚叟在應念早升堂

十三

群盜縱橫所以絕我之歸路衰顏落莫乃復會王於

遠方尚憐我詩句之警策猶憶我飲酒之顛狂否乎

今以魯衛兄弟之尊更覺尊重亦念陳徐賓客之盛

盡已彫零而賓客之中止餘我枚叟在耳早歲已登

堂締交是所當念也

贈韋贊善別

前四句一氣妙矣至妙至當知難在五二聯尤難在結前發後寬前後後深自托之法作字妙

扶病送君發自憐猶不歸祇應盡客淚復作掩荆扉江漢

故人少音書從此稀往還二十載歲晚寸心違

于此見力是養
危此二字悲

說出

扶病而送君因自憐不得同歸也故相別之時固應

握手盡淚相別之後仍復掩戶羈棲耳况子去之後

故人已少而音書自稀因計廿年往還所願晨夕相

同者乃至老來共別而舊願已違哉

杜詩論文二十一
 武進董元愷舜民參
 宜興潘眉元白評
 武進吳見思齊賢注

杜詩論文二十一

唐肅宗寶應元年秋梓州

九日登梓州城
 伊昔黃花酒
 悲歌裏朝廷
 醉眼中兵戈
 與關塞此日
 意無窮

因記平時此節飲酒狂歌乃今成白首興因年減乎

朝是醉眼
 不亦思識

同字妙

故令節追歡筋力已異承第二句而撫時遠望感懷
則同承第一句下俱承望遠懷思弟妹總在悲歌之
中繫念朝廷未免醉眼一望而已因言兵戈關塞羈
項不入也身異方因時望遠如弟妹如朝廷如兵戈關塞種種
傷心一齊俱至故曰此日意無窮也

而西城亮

九日奉寄嚴大夫

未解悟長安是折法出深法遙知羸羸馬
出已法

是仲人

九日應愁思經時冒險艱不眠持漢節何路出巴山小驛
香醪嫩重巖細菊斑遙知羸羸馬迴首白雲間持說他念我

情深

持說他回首以見
我之情深

節逢九日自應愁思况在道路艱險之中哉早晚不
時為武召還尚在蜀棧道中

眠止因奉使而山川險阻何路出山耶應艱險句今
逢令節則小驛之香醪既嫩重岩之細菊已班對花
持酒自應駐馬迴首以望我也應九日句

附嚴武巴嶺答杜二見憶

臥向巴山落月時兩鄉千里夢相思可但步兵偏愛酒
也知光祿最能詩江頭赤葉楓愁客籬外黃花菊對誰
跋馬望君非一度冷猿秋鴈不勝悲

跋音拔草行為跋

汝云不眠而持漢節孰知卧于巴山而落月相思也
汝云愛酒我知其能詩也汝居于江頭惟餘楓葉已

足愁人。我行于巴山。卽有黃花。對誰消遣耶。苔香膠
細菊句也。汝云遙知迴首。而孰知跋馬。君已非一
度哉。但有嶺猿秋鴈。以動悲懷耳。

題立武禪師屋壁

尋常好詩。然此詩備

此公絕頂詩而于歸之選也。行古作佳備也。

何年顧虎頭。滿壁畫滄洲。赤日石林氣。青天江海流。錫飛
常近鶴。杯渡不驚鷗。似得廬山路。真隨惠遠遊。
八句皆做四字

何年虎頭之筆。而畫此滄洲乎。所以赤日之中。若有
石林之氣。青天之下。已見江海之流也。于是飛錫而
往。常可近鶴。點石林句。卽持杯而渡。併不驚鷗。貼江

公之詩間所画。似是廬山路。可以訪惠遠之遊。

海句。所謂身在畫圖中也。故若身入廬山。真逢惠遠
矣。六句皆咏畫。更貼禪師

翫月呈漢中王

夜。淡露氣清。江月滿。江城浮客轉危坐。歸舟應獨行。關山
同一照。烏鵲自多驚。欲得淮王術。風吹暈已生。
結得趣

一字曲。乃深。有鏡方呈。曰厚中王。却不是。湊六句中。已有厚中王。意矣。

夜淡露下氣清。則月益清矣。故滿于江城。無處不照
也。月色如此。愁懷實淡。故遠客不能寐。而歸舟且獨

行矣。上四句翫月下。呈漢中王。因念關山雖隔。同在
此月色之中。而烏雀遶枝。我自有驚飛之嘆耳。倘風

淮南王以漢中王也淮南子畫隨成而月暈缺注云畫隨
吹暈生安得淮南王之術以却之乎淮王借用
滿下月光令圖畫缺其一面則月暈以缺于上也

相從行贈嚴二別駕

我行入東川十步一回首成都亂罷氣蕭索浣花草堂亦

何有梓州豪俊大者誰本州從事知名久把臂開樽飲我

酒酒酣擊劍蛟龍吼烏帽拂塵青螺粟紫衣將炙緋衣走

銅盤燒蠟光吐日夜如何其初促膝黃昏始扣主人門誰

謂俄頃膠在漆萬事盡付形骸外百年未見歡娛畢神傾

意豁真佳士久客多憂今愈疾高視乾坤又可愁一時交

態同悠悠垂老遇君未恨晚似君須向古人求

一將筆力眼界
但言迴萬屋

梓州唐東川我人東川步步回顧成都者因成都亂後蕭索而思

我浣花草堂也今來此東川投托豪雋止有本州從

嚴二梓州人為梓州別駕事嚴別駕耳相見之時先為把臂即為開尊于是酒

酣感慨擊劍而龍鳴脫帽而露頂階前奔走者無非

紫衣緋衣指當時執事者也朱紫此時銅盤燒蠟照耀如晝不知夜之如何也五

句寫其豪俊因念黃昏始到俄頃已成密契夫遇豪

俊如此故意氣浩落雖有萬事且付之形骸之外即

相與百年亦未見歡娛之盡也所以彼此傾心肝膽

披露如我久客多憂之人見之亦忘其苦矣回視天

大亂也

之座也

修、交也。言相知者皆修也。

下之士。一時交態悠悠。如君者不可復得。故垂老遇君。當于古人中求之。豈恨其晚耶。

嚴氏溪放歌

天下兵馬未盡銷。豈免溝壑常漂漂。劍南歲月不可度。邊頭公卿仍獨驕。費心姑息是一役。肥肉大酒徒相要。嗚呼。古人已糞土。獨覺志士甘漁樵。况我飄轉無定所。終日憾忍羈旅。秋宿霜溪。素月高喜。得與子長夜。語東遊西還。力實倦。從此將身更何許。知子松根長。袂苓遲暮。有意來同煮。

每用天下二字不

天下兵革未息。豈免溝壑漂流哉。今居劍南。而歲月

邊頭公卿居邊守也。

難度。欲往邊塞。而節鎮久驕。下頂邊頭。朝廷之待節鎮也。雖費心設處。而終于姑息。節鎮之待賓客也。乃

絕無禮意。而惟以肥甘正寫其驕也。因歎古人已為糞土。何能屈節以事若輩哉。况我飄轉已無定所。終

日憾憾于羈旅之中。乃得于秋溪月下。與子相語。聊東遊西還。筋力已倦。豈復許身誰氏。知子松根已長。茯苓可與共煮。漁樵而甘同隱。服食以求長生。豈不

快與。

八句賓四句主

述古三首 是漢魏不是漢魏 但其在陳子昂詩以之
 赤驥頓長纓非無萬里姿悲鳴淚至地為問馭者誰鳳凰
 從天來何意復高飛竹花不結實念子忍朝飢古來君臣
 合可以物理推賢人識定分進退固其宜

列子周穆王八駿曰赤驥頓舍也
 赤驥而頓長纓不復前進非無萬里之姿而悲鳴淚

下亦問馭者何人乎世無王良故耳一段咏赤驥鳳
 凰從天而來將止而又復飛因竹花不實故忍饑而
 去耳一段咏鳳凰皆借典也古來君臣之契亦由英
 主能駕馭長材可以物理推也二句應赤驥一段倘

每四句一意

千古帝王宰相
大道理乃出於此

市人日中集於利競錐刀置膏烈火上哀哀自煎熬農人
 望歲稔相率除蓬蒿所務穀為本邪贏無乃勞舜舉十六
 相身尊道何高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

擇主不得賢人自識定分豈復貪戀祿餌哉二句應
 鳳凰一段此首是三首之主下二首皆從此出

贏言買獲利也

市人日中為市利盡錐刀其日夜不寧猶膏火之自
 煎耳無如農人力田必有豐年蓋所務在本業耳市
 人邪贏之利徒勞何益哉如舜舉諸賢垂拱而世治
 得本計也秦任商鞅法密而民媮不知本計也此首

解賢人識定分兩句

漢光得天下。祚永固有開。豈惟高祖聖。功自蕭曹來。經綸中興業。何代無長才。吾慕寇鄧勳。濟時信良哉。耿賈亦宗臣。羽翼共徘徊。休運終四百。圖畫在雲臺。

漢光武之得天下。自高祖開之。承藉固有自也。然高祖崛起布衣。自是其才力。而輔相之績。蕭曹與有功焉。則輔佐光武。以成中興者。又非師武臣力與。故有寇恂鄧禹。耿弇賈復。為濟時羽翼也。所以祚永四百。而垂名不朽耳。此首解古來君臣契二句。

十二句一長

深於友也

萬里長為客。苦極矣。夕日不暮。

秋盡。東行且未迴。茅齋在少城。隈籬邊。老却陶潛菊。江上徒逢袁紹杯。雪嶺獨看西日落。劔門猶阻北人來。不辭萬里長為客。懷抱何時得好開。

秋已盡矣。而東行未迴。回首草堂。尚在城都西郭也。

籬邊之菊。豈免繫懷。承茅齋。江上之遊。但逢杯酒。應

東行。於是望雪嶺而獨看日落。無可共語也。思故鄉

而絕無人來。音問不通也。初以作客為苦。于今思之

苟得懷抱稍佳。作客亦所不辭。而何時得遂乎。

歸河朔

唐肅宗寶應元年冬梓州

是年秋公自梓州歸成都
迎家冬再往梓州

野望

三四句用首句字分聯是七律一節

春日春盤日此詩吹

笛二句

此五岑不致外
三句
意在野望
在酒後

金華山北涪水西。仲冬風日始淒淒。山連越雋嶠。三蜀水
散巴渝下。五溪獨鶴不知何。事舞飢鳥似欲向人啼。射洪
春酒寒仍綠。目極傷神誰為攜。

金華山涪水房梓州射洪縣
金華之北涪水之西時已仲冬風日始覺稍寒地氣

唐志雋州屬越雋郡有越水雋水三蜀秦置蜀郡

漢高置

殊也承上山則連于越雋其來遠而又蟠于三蜀其
廣漢郡武帝又分置犍為郡故漢人謂之三蜀巴渝二州名黔中謂之五溪
勢雄水則散于巴渝其派分而又下于五溪其流合
三句寫望中所見又見獨鶴雖高猶能自得饑鳥既

苦似向人啼誰可告語乎二句自况因歎射洪之酒
雖美正當極目傷神之時無人持餉也極目傷神點
還野望

冬到金華山觀因得故拾遺陳公學堂遺迹

涪右衆山內金華紫崔嵬。上有蔚藍天垂光。抱瓊臺繫舟
接絕壁。杖策窮縈迴。四顧俯層巔。淡然川谷開。雪嶺日色
死。霜鴻有餘哀。焚香玉女跪。霧裏仙人來。陳公讀書堂。石
柱仄青苔。悲風為我起。激烈傷雄才。

涪右衆山惟金華崔嵬獨出山色上映反若天光下
蔚藍天乃洞天之名金華
山有觀故

垂而迴抱于丹臺之上。瓊赤玉也。四句遠望之景。于
 是石壁插水。故繫舟絕壁之前。舍舟登山。故杖策縈
 迴之徑。既登山四顧。而別岫無不俯觀。川谷皆為開
 豁矣。四句到山之景。此時正寒。雪嶺之日。已無暖氣。
 霜鴻之嚮。若有餘哀。二句點冬字。焚香玉女跪。形像
 宛然。霧裡仙人來。來往無跡也。二句觀內之景。下四
 句陳公學堂遺跡。但見石柱仄于青苔。無人復行。悲
 風起于天末。助我悲懷矣。撫遺跡。感往事。故傷其雄
 才之沈沒也。

陳拾遺故宅

拾遺平昔居大屋。尚修椽。悠揚荒山日。慘淡故園烟。
 位下曷足傷。所貴者聖賢。有才繼騷雅。哲匠不比肩。
 公生楊馬後。名與印印懸。同遊英俊人。多乘輔佐權。
 彥昭超玉價。郭振起通泉。到今素壁滯灑翰。銀鈎連盛
 事會。一時此堂豈千年。終古立忠義。感遇有遺編。

拾遺之居。大屋修椽。遺規猶在。而棄此荒山僻壤。寒
 日淡烟之中。無人久矣。四句先咏故宅。下俱傷拾遺
 拾遺名位未遠。固不足棧。所貴者聖賢之道耳。才繼

騷雅而各流不能望其項背。所以繼跡揚雄相如之。後而聲名並著也。乃一時英俊多登台輔。如趙彥昭

名震舉進士授通泉尉通泉屬梓州如郭元振皆拾遺同遊之人。一則美玉得售。一則起

于卑官。宅中素壁之土。諸公遺翰猶存也。然遺跡有

時而湮。聲名千古不朽。則此堂亦非千年之質而傳

頌後世者。忠義之心與感遇之編而已。子昂有感遇詩又有文集十卷行世

日。謁文公上方。一隱字到遂字。各有外

野寺隱喬木。山僧高下居。石門日色異。絳氣橫扶疏。窈窕
入風磴。長蘿紛卷舒。庭前猛虎臥。遂得文公廬。俯視萬家

隱子遂得
字是此

公不精禪詩
到極位自與
禪通

邑烟塵對階除。吾師雨花外。不下十年餘。長者自布金。禪
龕只晏如。大珠脫玷翳。白月當空虛。甫也南北人。蕪漫少
耘鋤。久遭詩酒污。何事忝簪裾。王侯與蟻蟻。同盡隨丘墟。
願聞第一義。廻向心地初。金篦刮眼膜。價重百車渠。無生
有汲引。茲理儻吹嘘。膜音末

遠望但見野寺隱于喬木之中。山勢起伏。而僧居隨
其高下也。既及門。則石門之外。日色照耀。佳氣盤礴。
已覺其異矣。入門。則曲徑深窈。長蘿紛披。既到庭前。
則猛虎馴伏。而文公之廬也。登堂。則俯視井邑。已在

烟塵之外矣。一段文公上方下乃說文公文公會一

赴講。此後不出已十餘年。故長者自來擅施禪心不

復動念。蓋因其性地既明如大珠脫翳。滿月當空也。

大珠自月之其性也。故佛書有摩尼珠及寶

謂性地荒而不修也。下自序我乃浪游之人心意蕪雜不可芟除。久沈沒

于詩酒。又忝列于簪裾。不能明心見性。即王侯虜虜。

同為丘墟耳。今來謁者欲聞第一妙諦。迴心而向大

乘也。然眼膜既久。則金篦一刮。無量珍寶。豈過是哉。

無生之理。必待汲引。不得不望汝吹噓矣。

奉贈射洪李四丈

如人屋上鳥。人好鳥亦好。人生意氣豁。不在相逢早。南京
亂初定。所向色枯槁。遊子無根株。茅齋付秋草。東征下月
峽。挂席窮海島。萬里須十金。妻孥不相保。蒼茫風塵際。踏
踏驥驎老。志士懷感傷。心胸已傾倒。

古云愛其人者。愛及屋上之鳥。我于丈人亦如是也。
尚書傳武王登其臺以臨殷民。周官臣聞去愛其人者。愛其屋宇。
人生意氣豁達。一見便合。豈在相與之早晚乎。四句
序李四交誼。下自序西蜀之亂初定。處處氣色蕭索。

我所以浪游無根。草堂寄于成都。亦不復顧矣。今謀
東行。出月峽。下荊州。直至海上。有萬里之程。而資斧

鳥憎其

止須十金、竟不可得。故羈栖于此、妻孥不能保也。悠
悠風塵之際、徒使長才空老。志士見之、必多感傷。因
不惜為君傾例也。

○早發射洪縣途中作

每於法例變見身分

將老憂貧、實筋力豈能及。征途乃侵、星得使諸病入。鄙人
寡道氣在、困無獨立。做裝逐徒、旅達曙陵。險澁寒日、出霧
遲清江、轉山急。僕夫行不進、駑馬若維繫。汀洲稍疎散、風
景開快悵。空慰所尚懷、終非曩遊集。衰顏偶一破、勝事難
屢把。茫然阮籍途、更灑楊朱泣。

五言古間不
得一字煞不
得一字

將老而當貧窶之時、所以奔走為救貧之計、無柰筋
力已衰、帶星而行、湊理既疎、使風寒易入也。然豈無
固窮者乎、鄙人道氣既寡、故無獨立之志也。一段早
發之懷、于是束裝而隨行旅、侵星出行、未幾達曙、而
險阻在前矣。但見寒日出于霧中、而昏慘異常、應達
曙、清江轉于山下、而奔流獨急、應險澁也。惟其險澁
故僕馬不前、而遲遲吾行矣。一段早發之景、迨險阻
既過、汀洲遂來、而風景可以解悶、汀洲、即清江之汀
洲也。二句射洪縣南途中、雖旅懷稍慰、而興致已非

昔時故衰顏遇此偶為一笑而昔日勝事豈能長有耶所以一笑之後繼之以泣也

目子重

定當作批

白工偶

通泉驛南去通泉縣十五里山水作如此批字記溪行衣自溼亭午氣始散冬溫蚊蚋集人遠鳧鴨亂登頓生曾陰欲傾出高岸驛樓衰柳側縣郭輕煙暎一川何綺麗盡日窮壯觀山色遠寂寞江光夕滋漫傷時愧孔父去國同王粲我生苦飄零所歷有嗟嘆

沿溪而行溪山阻寒水氣襲人故衣自濕也至亭午而石色正中陰霾始散方見景物冬溫而蚊蚋飛動

人遠而鳧鷖縱橫從登而復頓者又見層陰從頓而復登者已出高岸矣冬溫層陰應陰氣鳧鴨高岸應溪行行之既久而驛樓在前矣通泉驛也縣郭在望矣南去通泉縣十五里也因歎一川之麗盡日方窮至此則山色遠而寂寞江光晚而滋漫矣我傷時雖愧孔子而太國同于王粲所以苦于飄零觸境每多

嗟嘆耳

名震字元振通泉尉後功封代國公代魏州也投宅通泉尉時所居

過郭代公故宅

豪雋初未遇其跡或脫落代公通泉尉放意何自程及夫

上寺論

誅太平公主

交終心訪

本言言文

登衮冕直氣森噴薄磊落見異人豈伊常情度定策神龍
 後宮中翕清廓俄頃辨尊親指揮存顧託群公見慙色王
 室無削弱迥出名臣上丹青照臺閣我行得遺跡池館皆
 疏鑿壯公臨事斷顧步涕橫落高詠寶劍篇神交付溟漠
 豪傑之性在末遇之時復不修邊幅故日其跡或脫
 落自代公為通泉縣尉時率性而行文法吏議俱不
 足以羈之及既登台輔而直氣噴薄意度磊落益驚
 為異人則豈常情可度乎一段言其才品神龍之後
 韋后之亂既平玄宗之位復定皆其指揮之功得成

顧托之重羣公見而慙色王室至今尊隆故功業出
 名臣之上圖書存臺閣之間一段序其功蹟我至此
 見其遺跡則池館無非疏鑿也二句故宅復歎公神
 龍定策之時臨事果斷所以懷古涕零也然而其人
 往矣惟咏其詩以訂神交而已前陳拾遺故宅先咏
 故宅而後及拾遺此重一過字故先咏代公而畧點
 故宅

亦唐詩筆劍篇

古觀薛稷少保書畫壁

少保有古風得之陝郊篇惜哉功名忤偶見書畫傳我遊

千在大嶽於此見之予志懷王

道理語善乃

人地

梓州二十一

只以字傳也

自待不薄

梓州東遺蹟。涪江邊。畫藏青蓮界。書入金牘懸。仰看垂露
姿。不崩亦不翫。鬱鬱三大字。蛟龍定相纏。又揮西方變。發
地扶屋椽。慘淡壁飛動。到今色未填。此行登壯觀。郭薛俱
才賢。不知千載後。誰復來通泉。

許音誤逆也。寫虧之義也。及高貌。

少保有古人之風。

稷有邛邛篇。

邛邛篇見之。欲言其書畫先贊。

獄

其詩但惜其功名不終而僅傳書畫耳。

下頂書畫我

漢曹嘉王象隸定

懸針垂露之法

游梓州涪江。見其畫在寺中。書懸金牘。故仰看垂露
之姿。高既不翫而低復不墜。體既道際而勢復壯偉。

四句書壁上。又揮西方變相。其人物之大。從地而起。

直至屋椽。慘澹飛動。色尚未填。色未填故慘淡也。四
句畫此行。登有壯觀。如郭代公。如薛少保。俱為才賢。
俱在通泉。未知千載之後。誰復嗣其美乎。

通泉縣署屋壁後薛少保畫鶴

薛公十一鶴。皆寫青田真。畫色久欲盡。蒼然猶出塵。低昂
各有意。磊落如長人。佳此志氣遠。豈惟粉墨新。萬里不以
力。群遊森會神。威遲白鳳態。非是倉庚鄰。高堂未傾覆。幸
得慰佳賓。曝露將壁外。終嗟風雨頻。赤霄有真骨。恥飲冷
池津。冥冥任所往。脫略誰能馴。

直寫宦豈尋常品題

土寺命文

梓州二十一

薛公畫鶴數且十一。皆寫青田真相。故畫久色盡。而出塵之姿。猶如生也。所以低者昂者。各具意態。磊磊落落。皆如人長也。六句寫畫之形。似所佳者。志氣之自遠。豈在粉墨之舊新。想其神情。萬里羣游。不以力運。可以神會也。蓋其委蛇氣度。乃白鳳之儔。而非倉庚之侶耳。六句寫畫之神理。今雖高堂未傾。得留此悅目。而曝露風雨。豈能長保乎。四句點通泉縣署屋壁。然此亦畫耳。至赤霄真骨。耻飲汚流。則當冥冥長往。豈人所能馴者。不覺又為一嘆也。

陪王侍御宴通泉東山野亭

江水東流去。清樽印復斜。異方同宴賞。何處是京華。亭景臨山水。村烟對浦沙。狂歌遇形勝。得醉即為家。

江水之流。逝者如斯也。開樽日斜。是日已過也。宴賞而在異方。樂亦有限。回首而問京華。悲從中來矣。亭景勝而臨山水。江上也。村烟起而對浦沙。日斜也。二句點東山野亭。然遇此形勝。得以放歌。即京華可念。飄泊堪傷。姑置之矣。二句緊照異方。二句結。

陪王侍御同登東山最高頂宴姚通泉晚攜酒泛江

轉以敗興語結

姚公美政誰與儔。不減昔時陳太丘。邑中上客有柱史。多暇日陪驄馬遊。東山高頂羅珍羞。下顧城郭銷我憂。清江白日落欲盡。復攜美人登綵舟。笛聲憤怒哀中流。妙舞逶迤夜未休。燈前往往大魚出。聽曲低昂如有求。三更風起寒浪湧。取樂喧呼覺船重。浦空星河光破碎。四座賓客色不動。請公臨深莫相違。迴船罷酒上馬歸。人生歡會豈有極。無使霜露霑人衣。

與上詩同一日事。日登東山。前詩序。過夜與姚通泉泛江。通篇著意在此。姚公美政。今人莫及。古人與儔。

惟于政事盡心。故有暇日。而倍侍御游覽。便不是逢迎叢脞一流矣。所以東山高頂宴樂方終。而清江日落。又攜妓登舟。舟中有美人。故有笛聲妙舞。以致大魚出聽也。乃流連而夜淡。風起。風起而浪湧。浪湧故船重。而喧呼者不知。但見星河之光。搖蕩破碎。正寫風起浪湧也。而四座猶得意忘返。故告之日。臨淡之戒。不可忽也。願迴舟歸去。樂不可極。莫使霜露沾衣。

耳。

建都十二韻

建都五都。以京兆府為上。都河南府為東。都鳳翔府為西。都江陵府為南。府為北。都上元。年。初建五都二年。停是年。復建也。

蒼生未蘇息。胡馬半乾坤。議在雲臺上。誰扶黃屋尊。建都分魏闕。下詔闢荆門。恐失東人望。其如西極存。時危當雪恥。計大豈輕論。雖倚三階正。終愁萬國翻。牽裾恨不死。漏網辱殊恩。永負漢庭哭。遙憐湘水魂。窮冬客江劍。隨事有田園。風斷青蒲節。霜埋翠竹根。衣冠空穰穰。關輔久昏昏。願枉長安日。光輝照北原。

北原中原也

此乃罷蜀之南京。而以荆州為南都也。故曰。天下尚

未蘇息。而河北尚屬史氏。朝廷雖議功于雲臺之上。

誰能扶黃屋于不傾乎。乃汲汲建都荆州。何哉。既以

黃屋天子車蓋也

漢漢議功于雲臺

荆州為南都。則退避之謀成。剋復之計左。恐失東北之人心矣。而蜀都為長安之堂奧。是為西極。乃議罷

革乎。况時危正圖雪耻。朝廷之上。或另有深謀秘計。

未可輕論。然一時粗定。皆以為太平。而蒼生未蘇終

諸侯公卿大夫下路為主庶人三階平正是謂太平

憂其禍亂也。我昔在朝。上書既恨不死。遠謫實荷殊

恩不死。故負賈誼之哭。遠謫故憐屈原之鬼也。而且

冬客劔州。田園自得。風斷青蒲之節。牽裾不可再得。

霜埋翠竹之根。江劍又將空老矣。無奈在朝之臣。徒

關中三輔在扶風馮翊與京兆也

穰穰為利。無一人敢言。關輔之地。久昏昏亂。公無一

網之句

子中階為

方得靜。尚當在長安之日。照于北方無為南下之計也。
北原之北原河之北地也。

一胡

杜詩論文二十二

武進吳見思齊賢注

宜興潘眉元白評

武進吳九思道賢參

唐代宗廣德元年春梓州

日遠游

大約七句生於六句惟公慣用惟公妙用

賤子何人記。迷方著處家。竹風連野色。江沫擁春沙。種藥扶衰病。吟詩解嘆嗟。似聞胡騎走。失喜問京華。
以問失喜

賤子無人記憶。所向皆迷。而到處為家矣。寄居于此。

六句生七句一解身生

土詩命之

梓州二十二

可扣又

所見者竹風野色。江沫春沙。家何在乎。姑且隨地自安。而種藥扶衰。吟詩自遣而已。乃忽聞史朝義已亡。諸軍降散。故喜問京華。無家而有家矣。似聞者。蓋想望而不敢遽信也。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余田園在東京

詩不常云某首第一必於第一此首為

七律

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置身當日雖已死於西以真此九妙在七句 白首更妙於

白日

身居劍外。而忽聞收薊北之信。故喜極而悲也。初以

廣德元年正月甲申。史朝義自殺。其將李懷仙以幽州降。田承嗣以魏州降。

徒乎天籟
真正一氣所成不知
從第分銀鍊中系
曾見有片二句為累
句者傷哉
明是元白矣但見其
替不見其亦分以也
本欲厚也

有一種蒼黃倉卒之狀在詩內外如見如聞
漢魏人所不致道

攜家為累。今則歸計可期。却看妻子。相對而無愁。爾觀書。亦拋之而起舞。喜之極也。喜極。則即在白日。亦放歌而縱酒。頂喜欲狂。今正新春。便作伴而還鄉。頂妻子句。于是即從巴峽而穿巫峽。便下襄陽。以到洛陽。頃刻間事耳。豈不樂哉。二句作一氣讀。

春日梓州登樓二首

句法安用晚唐矣

行路難如此。登樓望欲迷。身無却少壯。跡有但羈縻。江水流城郭。春風入鼓鞀。雙燕新燕子。依舊已啣泥。

行路之難如此。一句多少悲涼。故登樓遠望。一時俱

集而意欲迷也。下江水一句。登樓之景。餘三句。俱登樓之心事。身却無少壯之日。跡但有羈栖之悲。倒字法也。惟見江水杳然。空流城下。春風如此。但入戰場。

而燕子無知。仍舊啣泥。往來。不管人愁思也。

用戰勝。柳故事。

天畔登樓。眼隨風入。故園戰場。今始定移。柳更能存。厭蜀交遊。吟思吳勝。事繁應須。理舟楫。長嘯下荆門。

順結

故園

天畔。梓州也。而登樓遠望。心迥目空。直到故園也。故園之中。禍亂雖已少定。而所移之柳。能存否乎。蜀之

交游既冷。亦已厭矣。吳之勝事猶多。故可思也。便須

具舟而南下耳。一句是登樓。下七句俱登樓之心事。

花底

紫萼扶千藥。黃鬚照萬花。忽疑行暮雨。何事入朝霞。恐是潘安縣。堪留衛玠車。深知好顏色。莫作委泥沙。

萼。花蒂也。紫而扶藥。鬚。花鬚也。黃而映花。千萬言其

多也。行於花間。正疑行雨之神。乃忽入朝霞之圃。平

字叔玉。風神秀異。德角乘羊車。常

見者心

又恐是河陽之種。故堪留衛玠之車也。好顏色。頂上六句。顏色既好。當殷勤愛護。莫作泥沙之委也。六句

連用。忽疑等虛字。不覺其複。

柳邊

只道梅花發那知柳亦新枝枝總到地葉葉自開春紫燕時翻翼黃鸝不露身漢南應老盡灞上遠愁人

只道梅花獨發孰知柳亦一新乎借梅花引起下俱

咏柳即柳之上。一枝萬枝無不婀娜即枝之上。一葉

萬葉無不舒青也。又不特柳枝爭發即禽鳥亦新紫

燕拂長條而迴翔柳之外也黃鳥借密葉而淡藏柳

之內也。因歎旅寓漢南樹猶如此而長安灞上又將

何如能不動人愁思乎

春日戲題惱郭君兄

使君意氣凌青霄憶昨歡娛常見招細馬時鳴金腰裏佳

人屢出董嬌嬈東流江水西飛燕可惜春光不相見願攜

王趙兩紅顏再聘肌膚如素練通泉百里近梓州請君一

來開我愁舞處重看花滿面樽前還有錦纏頭

意氣凌霄一片俠骨便說得有品所以見招之時來

迎有駿馬此句陪開宴有佳人此句實三句總寫意

氣事也無奈我來梓州汝居通泉如江水東流燕復

西太兩不相值春光雖好相見為難然我不能往惟

王趙亦通泉之妓也

携之句

望汝攜來耳。則紅顏白首。庶可再見。今相去不百里。使我一開愁眉。重看顏色之如花。且復有纏頭之贈。錦。百里攜妓。必不可得之事。故曰戲題。故曰惱也。

鄴城西原送李判官兄武判官弟赴成都府
憑高送所親。久坐惜芳辰。遠水非無浪。他山自有春。野
花隨處發。官柳著行新。天際傷愁別。離筵何太頻。

憑高。西原也。送所親。一兄一弟也。久坐者。不特別情。堪戀。抑亦春色。婦人耳。下二句。憑高之景。遠水所望之水也。遠水故若無浪。他山。即鄴原之山也。他山亦

自有春。下二句。俱頂他山句。野花無地不發。官柳無處不新。但當此愁別。不覺春之為春。况在他鄉。又頻送客乎。應首句。

題鄴原郭三十二明府茅屋壁
江頭且繫船。為爾獨相憐。雲散灌壇雨。春青彭澤田。頻驚
適小國。一擬問高天。別後巴東路。逢人有幾賢。

已在江頭。而不忍急去者。為爾相憐也。因見雲散灌壇之雨。神明亦避威名。春青彭澤之田。陶令猶堪釀酒。今者灌壇令。當道夜來。問之。由是東海神女嫁于西海神。董承行。有酒二句。俱縣令事。美郭明府。因嘆其數為小國。故擬

彭澤令。由是東海神女嫁于西海神。董承行。有酒二句。俱縣令事。美郭明府。因嘆其數為小國。故擬

梓州二十二

大風疾 過陶

搔首問天。然不知別後相逢。能有幾人之賢者乎。

奉送崔都水翁下峽

無數涪江後。鳴橈總發時。別離終不久。宗族忍相遺。白狗

黃牛峽。朝雲暮雨祠。所過憑問訊。到日自題詩。

涪江之舟。一時俱發。同行既去。故不得獨留也。知別

離之時。雖亦不久。然宗族之誼。豈忍相棄乎。所過之

地。則有自狗黃牛之峽。朝雲暮雨之祠。自當一一問

其遺跡。而囊中奇句。自應不乏也。四句一氣讀。

陪李梓州王闍州蘇遂州李異州四使君登惠義寺

老人真情況。惟
老人自知之

春日無人境。虛空不住天。鶯花隨世界。樓閣倚山巔。連暮
身何得。登臨意。惘然誰能解。金印瀟灑共安禪。

前四句先說惠義寺。春日無人之境。地僻矣。虛空無

著之天。天曠矣。至此另一境界。與人間不同。而鶯花

乃與人間無異。仍在世界之中。而樓閣倚于山巔。則

又在世界之外也。下二句自感。因嘆遲暮。一無所得。

故登臨自覺惘然。承上四句。又謂使君曰。誰能共解

金龜。安禪於此乎。繳還四使君并惠義寺。

涪江泛舟送韋班歸京得山字

兼病由妙極矣却
目上句乃見有目上
句見者有合上句見
者

追餞同舟日傷春一水間飄零為客久衰老君還花雜
重重樹雲輕處處山天涯故人少更憶鬢毛斑

追餞同舟泛舟也傷春水間洛江也為客堪悲歎飄
零之已久君還可羨在衰老而更淡四句完題下二
句江上之景花雜故易繁重重密樹雲輕故易斷處
處如山下二句送別天涯之外君去則故人益少矣
鬢毛焉得不更白乎

涪城縣香積寺官閣

重春子 岑是清江

寺下春江深不流山腰官閣迥添愁含風翠壁孤雲細背

日丹楓萬木稠小院回廊春寂寂浴鳧飛鷺晚悠悠諸天
台在藤蘿外昏黑應須到上頭

寺在山上江在山下官閣則在山腰故先從江上說

起淡不流者滲沉寥沈也及至山腰官閣則目前一

曠而萬感俱生矣憑閣而望翠壁含風雲隨風而飄

渺丹楓映日楓照日而紅稠二句山上之景小院迴

廊春而猶寂官閣之景浴鳧飛鷺晚而更聞春江之

景輕逗一晚字此方到閣未到寺也寺在山頂更在

藤蘿之外計到上頭自應昏黑矣

以此根接豈不可
笑為固有不必根
接者

用七言律作
五言律又一體

送竇九歸成都前深後淺惟公好，惟前深乃其後淺
文章亦不盡竇子才縱橫非爾更苦節何人得大名讀書
雲閣觀問絹錦官城我有浣花竹題詩須一行

以爾之才。文章不足以盡爾。即就文章而論。而才亦
縱橫矣。爾才如此。非爾更加苦節。則何人當此大名
乎。昔已讀書于雲閣。今將問絹于錦城。既至成都。我
有浣花草堂。須為題詩。特公也。

送路六侍御入朝妙在首四句元如五三句四句
童稚情親四十年。中間消息兩茫然。更為後會知何地。忽

自然不是
元白

句二曲白
頓挫

漫相逢。是別筵。不分桃花紅勝錦。生憎柳絮白于絲。劍南
春色還無賴。觸忤愁人到酒邊。

髻角之交。至今四十年矣。中間隔絕。消息茫然。已不
知經多少相思。幾許悲怨。而今得相逢。更不知後會
何地。乃即為相別之時乎。二句倒裝法也。我既悲傷
何心于花柳。無奈桃花之紅者更紅。柳絮之白者愈
白。劍南春色。頂桃花。柳絮。無賴者。不管人之生憎不
分。而觸忤愁人。直至酒邊也。

泛江送客

讀起句便知有
結句
有正結有申結有反
結此首乃申結
申而不復乃妙
在於起句與承耳
春結與生結不自
春結當以申結
左

可想見家

杜詩

卷之四送客而平

二月頻送客東津江欲平烟花山際重舟楫浪前輕淚逐
勸杯落愁連吹笛生離筵不隔日那得易為情

二月春光乃頻為送客之事乎送客之地則在東津
江上江欲平者春水未發也二句完題山際之烟花
濃郁頂二月浪前之舟楫輕揚頂東津于是持有勸
杯送有吹笛正可開懷而日日愁淚日日離筵其情
又何如也應還頻字

只上牛頭寺

青山意不盡窈窕上牛頭無復能拘礙真成浪出遊花濃

春寺靜竹細野池幽何處鶯啼切移時獨未休此乃飄結

登山之意不盡而匆匆先上者牛頭寺也客中一無
所事得以放意山水故無復拘碍乃客中竟無一事
徒然放意山水已真成浪游矣二句承意不盡既至
則寺靜花濃池幽竹細而鶯聲可聽移時不休殊足
樂也四句承上牛頭句

望牛頭寺

牛頭見鶴林梯逕繞幽溪春色浮山外天河宿殿陰傳燈
無白日布地有黃金休作狂歌老回看不住心

上詩命

崔林即聖仙觀

通首是夜景牛頭而于鶴林望見只因梯逕幽溪所以不及上也遠而望之春色若浮山外山之秀也天

謂白首看燈借傳快事

河如在殿陰山之高也釋家傳燈相續長者買地布

金剛經云若住不生其

心又眾

金傳燈因夜景借用佛法如此豈可狂歌自放當靜

香偈轉不往心遠意再果

坐看心耳通首寫望字

○上兜率寺

有子妙絕乃天壤王郎之有

有子怨絕

兜率知名寺真如會法堂江山有巴蜀棟宇自齊梁庾信

哀雖久何顯好不忘白牛連遠近且欲上慈航

兜率既為名利故真如之僧俱會于法堂矣而江山

有子妙

兼巴蜀之勝棟宇自齊梁而創四句兜率寺難免庾

庾信作表江蘭賦以金陵瓦解而身甌荒谷也夢形白何顯疑是周顯常奉

信之哀傷且作何顯之好佛二句上寺之意苟得白

法華經云大有白牛此多切以駕室車蓋喻大乘也

牛寶車則遠近可到而慈航為不遠矣終以佛法語

結

○望兜率寺

字之是空

樹密當山徑江深隔寺門霏霏雲氣重閃閃浪花翻不復

知天大空餘見佛尊時應清盤罷隨喜給孤園

樹密而當山徑則山徑不可見矣江深而隔寺門則寺門不易到矣故不復上寺而但見雲氣霏霏承密

佛豈誤耶

樹句浪花閃閃承江濛句且高山蔽天故天為不大
名山僧占故佛為獨尊也六句皆望景明日盥罷便
釋書有給孤園
應努力上山矣未結望意

泛江送魏十八倉曹還京因寄岑中允參范郎中季明
遲日淡江水輕舟送別筵帝鄉愁緒外春色淚痕邊見酒
須相憶將詩莫浪傳若逢岑與范為報各衰年

終說多浪傳即
接家達可想
正是多不浪傳也

遲日春光照此江水江水之上而有輕舟輕舟之內
而有別筵別筵之中則帝鄉不可見而愁緒獨淡故
淚痕不能乾而春光空好耳四句相承完送別別後

對酒自當相憶將詩慎弗輕傳惟逢岑范二公為道
久別之後而彼此俱衰年矣相見何日乎

登牛頭山亭子

路出雙林外亭窺萬井中江城孤照日山谷遠含風
身將老關河信不通猶殘數行淚忍對百花叢

雙林寺也路出雙林亭在寺外亭窺萬井亭在山上
也下二句亭中所見日色下照高望故覺其孤山谷

受風憑高更覺其遠耳下四句感懷此身老于兵革
之中家鄉有關河之阻惟存數行清淚寧忍對花乎

送何侍御歸朝

李梓州泛舟筵上作

舟楫諸侯餞。車輿使者歸。山花相映發。水鳥自孤飛。春日垂霜鬢。天隅把繡衣。故人從此去。寥落寸心違。

舟楫具而諸侯出餞。李梓州筵上也。車輿駕而使

者歸朝。送何侍御也。山花映發。貼車輿句。水鳥孤飛。貼

舟楫句。孤飛自喻也。春日而悲霜鬢。自叙天隅而把

繡衣。侍御。故人既去。故獨歸寥落。而寸心如失耳。

數陪李梓州泛江有女樂在諸舫戲為豔曲二首
上客迴空騎。佳人滿近船。江清歌扇底。野曠舞衣前。玉袖

展而不靡

少時考之。嗣亦後難於雅傍

凌風並金壺。隱浪偏競將。明媚色偷眼。豔陽天

客乘馬而來登舟。故空騎。回也。既登舟而見佳人在

列。滿近船者。在諸舫也。歌舞在清江之上。舞衣對曠

野之前。倒裝句法。承佳人句。人凌風而玉袖並舉。承

歌扇二句。舟迎浪而金壺亦歛。點開宴也。而佳人以

明媚之色。對豔陽之天。玉質春光。一時共秀矣。競字

並字。見佳人之多。

白日移歌袖。青霄近笛牀。翠眉繁度曲。雲鬢儼分行。立馬
千山暮。迴舟一水香。使君自有婦。莫學野鴛鴦。

六朝人絕頂句

七言詩文

梓州二十二

歌袖而移白日。宴久故日及也。笛牀而近青霄。江曠故天低也。度曲而翠眉縈曲。倦矣。分行而雲鬢儼然。不敢怠也。日仄故昔迴空騎。將暮而立馬來迎。舟有佳人。迴舟而餘香猶在也。舟迴客散。知使君有婦。而司空見慣。視如等閒矣。

○惠義寺送王少尹赴成都分得峯字

只末二句別絕不見別意之少

冉冉谷中寺。娟娟林表峯。欄干上處遠。結構坐來重。騎馬

行春徑。衣冠起暮鐘。雲門春寂寂。此別惜相從。

句出題老僧老力

寺藏谷中。烟雲冉冉。峯出林表。翠色娟娟。二句遠望。

句妙於想

之景。既到而憑闌干之峻。知來處已遠。見結構之妙。覺坐處重叠也。四句惠義寺前騎馬而來。行于春徑。今衣冠而坐。已動暮鐘矣。雲門春寂。仍點寺。惜此別不能從也。通首暗咏送別。止于末句一點。

○送韋郎司直歸成都

余草堂在成都。他日只是作詩者。西郭浣花里。五胸中耳。

竄身來蜀地。同病得韋郎。天下兵戈滿。江邊歲月長。別筵

花欲暮。春日鬢俱蒼。為問南溪竹。抽梢合過牆。

自竄身來此。同病惟君耳。而君乃又去耶。天下兵戈已滿。故竄身也。江邊歲月已長。來蜀久也。別筵可悲。

公詩之起結照應。出於天然。如出首。徒語必以起句。蜀地二字乃妙。豈有心埋伏耶。全篇心暗合耶。

况逢暮景。春光可惜。又已白頭。見此別之不易。送意已盡。既歸成都。則問我浣花之竹。今何如乎。

絕句

江邊踏青罷。迴首見旌旗。風起春城暮。高樓鼓角悲。

江邊踏青既罷已藏却一日事矣踏青而歸故迴首見旌旗也。風起而春城日暮頂踏青罷樓高而鼓角聲悲頂旌旗句旌旗城上之旌旗也。

短歌行送邛州錄事歸合州因寄蘇使君

前者途中一相見。人事經年記君面。後生相勸何寂寥。君

極淺亦知誰人到得

有長才不貧賤。君今起拖春江流。余亦沙邊具小舟。幸為達書賢麻主。江花未盡會江樓。

絕句條云一味疎老元白死不取官

前者途中而又止一見別後而人事經年是極易忘之人而終不能忘君者以後生之中知君有長才故也。今君既先去我亦將行矣先為達于府主蘇使君也。江花未盡之日當與之共會于江樓耳。

送辛員外二首

亦當日偶然送子未必与辛至交為道章語

朱櫻此日垂朱實。郭外誰家負郭田。萬里相逢貪握手。高才仰望足離筵。

朱櫻垂實。春已深矣。郭外有田。我無是也。相逢于萬里。別既不易。乃貪此握手之頃刻。何以爲情。况高才素孚。而離筵無愧乎。

雙峯寂寂對春臺。萬竹青青照客杯。細草流連侵坐軟。殘花悵望近人開。同舟昨日何由得。並馬今朝未擬迴。直到綿州始分首。江邊樹裏共誰來。

前四句接上首俱寫離筵之景。雙峯寂寂而對春臺。一句遠景。萬竹青青而照酒盃。一句近景。細草已足流連。坐久故軟。殘花已堪悵望。近人尤悲也。二句亦

前四句寫景最
緊更四句包入
深情

近景。因想昨日同舟已不可得。今朝並馬未忍即迴。當送君直至綿州始爲分首耳。但恨分首之後。江邊樹裡無人共歸。則更爲凄切也。

江漲呈寶使君

宿雨南江漲。波濤亂遠峰。孤亭凌噴薄。萬井逼春容。霄漢愁高鳥。泥沙困老龍。天邊同舍客。攜我豁心胸。

宿雨非一日之雨。此江漲之故也。故波濤之大。與遠

峯相上下矣。所以孤亭凌于江上。其景可觀。而萬井

逼于江邊。其勢可憂也。而且水勢之高。雖高鳥亦愁。

水勢之濁。即老龍亦困。二句極寫江漲。天邊西蜀。同舍客。實使君也。攜我同來。而心胸一豁耳。

又呈實使君

轉驚波作惡。即恐岸隨流。賴有杯中物。還同海上鷗。關心

小刻縣。傍眼見揚州。為接情人飲。朝來減片愁。

刻音缺

江漲猶未退也。波濤之勢愈甚。而江岸恐其隨流矣。

賴有盃中之物。則驚與恐。姑以無心聽之。若海上之

鷗而已。無柰水勢滔天。覺刻縣之猶小。刻溪不足稱

也。若揚州之在前。大江不是過也。下二句呈實使君

脚當作却

因接情人之飲。故客愁少減耳。

巴西驛亭呈實使君

句交

向晚波微綠。連空岸脚青。日兼春有暮。愁與醉無醒。漂泊

猶杯酒。踟躕此驛亭。相看萬里別。同是一浮萍。

此時漲已退矣。漲則水黃。漲退則水綠。雨已止矣。雨

則天黑。雨晴則天青。時當春日。又值暮景。故愁與醉

併。總無醒時也。下頂醉字。漂泊之中。尚有盃酒。踟躕

之際。在此驛亭。而漂泊踟躕者。相看萬里之別。同為

萍泛。已同字。是實使君。

人行次鹽亭縣題四韻奉簡嚴遂州蓬州兩使君咨議諸

昆玉

馬首見鹽亭高山擁縣青雲溪花淡淡春郭水泠泠全蜀
多名士嚴家聚德星長歌意無極好為老夫聽

徒深

途中而忽見鹽亭高山圍擁四面皆青二句遠望到

縣則雲溪之花淡淡而清春郭之水泠泠而响二句

近景溪言花郭言水互文也全蜀固多名士而嚴家

為盛聚德星者兩使君諸昆玉也感此而作長歌意

猶未盡亦當為老夫洗耳矣

倚杖

造事縣作

看花雖郭外倚杖即溪邊山縣早休市江橋春聚船狎鷗
輕白浪歸鴈喜青天物色兼生意淒涼憶去年

看花雖在郭外倚杖已至溪邊溪即在門前也山縣

小故休市為早頂郭外飲江橋盛故聚船為多頂溪

邊句而溪邊則見鷗羣狎浪歸雁晴飛四句皆倚杖

所見物色如此頂狎鷗二句生意如此頂山縣二句

因憶去年於此今又一年矣

唐雍州刺史西池乃指西池

陪王漢州畱杜綿州泛房公西池

上詩命文

梓州二十二

舊相恩追後春池賞不稀闕處分未到舟楫有光輝鼓化
尊綵熟刀鳴鱗縷飛使君雙皂蓋灘淺正相依鼓音示尊音純水菜名

舊相恩命追還房公入朝也而留此春池游賞者不

少故陪兩使君來也關庭之分雖猶未到頂舊相而

舟楫之同已沐光輝矣頂使君游宴品物鼓化而尊世說吳王有

熟刀鳴而鱗飛色色鮮美而使君皂蓋留于灘上者

正相依也雙蓋二使君也

尊浮水三月至八月蓋細于鼓名綠尊九月至月漸粗在泥中名塊尊

得房公池鵝

房相西池鵝一群眠沙泛浦白于雲鳳凰池上應回首為

報籠隨王右軍

房相西池之鵝潔白可愛而房公入相在鳳凰池上

或曾回首而念及乎今隨我而公則籠歸右軍風致

亦自不乏也

答楊梓州

悶到楊公池水頭坐逢楊子鎮東州却向清溪不相見回
船應載阿戎游

悶時偶到楊公之池頭忽逢楊子之來鎮而楊子則

楊梓州之先人昔曾守梓州釐池一頃引水為農田利在清溪之西號楊公

從青溪而去不得相見也回船當與阿戎同游耳阿

子守梓州故有載戎之句晉阮晉謂王渾由與鄉語不若與阿戎渾渾之

子也

東州梓州也

池今乃

子也

戎事。答來詩意。

柑園

春日清江岸。千柑二頃園。青雲羞葉密。白雪避花繁。結子隨邊使。開筒近至尊。後于桃李熟。終得獻金門。

春日清江之畔。而有千柑之園。春日故止。咏其花葉。葉不讓于青雲。花則更繁于白雪。極寫其盛也。他日結子隨邊使而入獻。開筒當直在至尊之前矣。熟雖後時。終能入貢。人生際遇有時。何必早達乎。

蜀相

杜詩論文二十三

武進吳見思齊賢注

宜興潘眉元白評

武進董元愷舜民參

唐代宗廣德元年夏梓州

寄題江外草堂

梓州作寄成都故居

寄題與憶不同

我生性放誕。雅欲逃自然。嗜酒愛風竹。卜居此林泉。遭亂到蜀江。臥病遣所便。誅茅初一畝。廣地力連延。經營上元始。斷手實應年。敢請土相麗。自覺面勢堅。臺亭隨高下。敞

白是寄
是憶

杜詩論

梓州二十三

忽入道理八句

顧惟二句推開
轉占地步

飄緒

本言言文
豁當清川。雖有會心。侶數能同。釣船干戈。未偃息。安得酣
歌。眠蛟龍。無定窟。黃鵠摩蒼天。古來賢達士。寧受外物牽。
顧惟魯鈍。豈識悔吝。先偶攜老妻。去慘澹。凌風烟。事迹
無固必。幽貞愧雙金。尚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纏。霜骨不堪
長。永為鄰里憐。
病音阿 修緒情深

我生性既放誕。惟率其自然。嗜酒愛竹。卜居林泉。正
見其自然也。林泉指成都草堂。下俱接卜居事。遭亂
初到蜀江。時卧病正深。無暇遠圖也。誅茅雖只一畝。
此外餘地尚多。故經營于上元。落成于寶應。雖不敢

新茅堂草堂也

圖土木之麗。但取面勢之堅而已。於是所居已定。又
隨高下。而點綴臺亭。適當清川。以敞豁心目。使會心
之侶。來作同舟之游。而無柰于戈未息。不得安枕也。
一段序初造草堂事。蛟龍游于江海。黃鵠志在雲霄。
古來賢達之士。不受物累。豈以草堂之故。遂致此身
留滯乎。雖稟性魯鈍。未識先幾。而遭時之亂。不得不
去。所以攜妻子而蒼皇遠去耳。于事雖無成見。而此
身不汗亂賊。則幽貞庶愧乎。變全矣。公一時盛名。恐
為網羅所及。乃知于蜀于梓。四方奔徙者。保身之誓。

而非得已也。又言外物雖不足累我，而手攜小松，則尚在懷抱，益無人愛護，將使蔓草拘纏，而霜姿不長矣。如之何哉！復挽至草堂結。

排陪章留後侍御宴南樓得風字

絕域長夏晚，茲樓清宴同。朝廷燒棧北，鼓角漏天東。屢食將軍第，仍騎御史驄。本無丹竈術，那免白頭翁。寇盜狂歌外，形骸痛飲中。野雲低渡水，簷雨細隨風。出號江城黑，題詩蠟炬紅。此身醒復醉，不擬哭途窮。

絕域紀地。長夏日晚紀時也。乃于茲樓得同清宴乎。

張良說漢高燒棧道為燒棧

雅州在蜀之西地多雨名漏天時。時者陷隴右諸州招禁未散時公在蜀之梓亂未平也。蜀多陰雨謂之漏天。屢食將軍之第貼留東。雅州漏天居西川公在梓州是在燒棧之地故有在漏天之東。後仍騎御史之驄貼侍御可謂榮矣。柰無還少之丹。

那免衰年之嘆。寇盜雖多，姑置之。狂歌之外，承朝廷

二句。形骸雖老，拚老于痛飲之中。承丹竈二句。八句

皆登樓之心事。野雲低而渡水，簷雨細而隨風。二句

登樓之景。號令出而江城已黑，貼留後詩句成而蠟

炬方紅。自序應晚字。因歎有酒可醉，則途窮堪涕。且

忘懷矣。

州梓為

由後改

小臺上得涼字

改席臺為迴雷門。月復光。雲霄遣暑濕。山谷進風涼。老去一盃足。誰憐屢舞長。何須把官燭。似惱鬢毛蒼。

接上首初宴南樓。今復登臺。故改席而見臺高也。昔

為已黑。今且夜淡。故雷門而見月光也。臺高故雲霄

近而暑濕已無。山谷遠而風涼時入。二句臺上之景

年華老盡。且貪此一盃。心事幾何。又誰憐屢舞乎。臺

高。月明不必更把官燭。而照白髮之蒼蒼也。

送王十五判官扶侍還黔中得開字

隱括不依

大家東征逐子回。風生洲渚錦帆開。青青竹笋迎船出。白白江魚入饌來。離別不堪無限意。艱危深仗濟時才。黔陽信使應稀少。莫怪頻頻勸酒杯。

大家東征王判官母班氏也。而回也。點還扶侍下接東征

句。故洲渚風生而錦帆將去也。竹笋迎船。江魚入饌。

寫一路風景而孝養在其中矣。不堪離別。既有無限

之苦衷。一句寫送時方艱危。深望濟時之才畧。一句

玉判官下點還黔中。天南遠僻。信使難通。則一盃相

勸。又何辭乎。

十子是褒是淡

意在遊寺陪言

餞崔只周旋而已

不作批讀此二句
当成说话乎

西字結任

陪章留後惠義寺餞嘉州崔都督赴州 聖極

中軍待上客令肅事有恆前驅入寶地祖帳飄金繩南陌

既留歡茲山亦深登清聞樹杪磬遠謁雲端僧迴策匪新

岸所攀仍舊藤耳激洞門颯目存寒谷水出塵悶軌躡畢

景遺炎蒸永願坐長夏將衰樓大壘羈旅情宴會艱難懷

友朋勞生共幾何離恨兼相仍

中軍留後也待上客餞崔都督也號令既肅而事有

常規故不勞餘力而諸事俱辦矣于是前驅入于寶

地而見祖帳飄于金繩寶地金繩惠義寺也蓋祖道

法華經國名離垢琉璃為地有八交道黃金為繩

之餞已于道左盡歡而復登山者以清聞樹杪之磬

故遠謁雲端之僧耳乃一上即回路猶舊路藤猶舊

藤而耳有清風日有寒冰世界忽爾清涼者以此地

既出塵外而俗軌不到故即終日于此而無炎蒸耳

所以願于此結夏於此入道不復太矣而無如羈旅

惜宴會之情艱難懷友朋之別故不得不去因歎勞

生幾何而離恨重疊乎此是宴後登寺非于寺中開

宴也

隨章留後新亭會送諸君

上詩命之

映批二字屬江
幕檻旗

新亭有高會。行子得良時。日動映江幕。風鳴排檻旗。絕望終不改。勸酒欲無詞。已墮峴山淚。因題零雨詩。

新亭而有高會者。因子擇良時而啟行也。二句會送

張幕于臨江。故日動而水映。排旗于檻外。故風起而

飛鳴。二句會中之景。亦點雨後也。絕望雖不能改。而

勸酒亦又何辭。會中有蔬素者耶。况諸君之行。美政

已傳。遺愛未艾。而久出方歸。吟東山之詩。以作驪歌

矣。末點諸君。

唐代宗廣德元年秋梓州

章梓州橘亭餞成都賈少尹

作音一味調高。但令調起自覺情味

秋曰野亭千橘香。玉杯錦席高雲涼。主人送客何所行。

酒賦詩殊未出。衰老應為難離別。賢聲此去有輝光。預傳

籍籍新京兆。青史無勞數趙張。調帶崛強意

首句點明橘亭。二句宴餞高雲涼。應秋曰。玉杯錦席。

章梓州之筵也。主人送客而行酒賦詩。我完宴餞事。

衰老之日。離別為難。一句自謂賢聲既孚。則此本自

有輝光。所以京兆未蒞。而人傳籍籍。趙廣漢張敞。不

能專美于前矣。三句賈少尹。

不必向情與理而
直以氣與調勝
七律一法
句。提挈氣味
所以高貴在實
每深意

章梓州水亭

特漢中王兼道士席
謙在會同用荷字韻

城晚通雲霧亭。淡到菱荷吏人橋外。少秋水席邊。近屬
油玉至高門。薊子過荆州。愛山簡吾醉亦長歌。

城晚則烟靄迷離。通于雲霧之上。亭淡則澄波浩渺。

方到菱荷之中。又人不必其祗侯。點章梓州秋水正

近于尊壘。點水亭近屬淮王。漢中王也。高門薊子席

謙也。梓州之愛章。藝亦若荆州之愛山簡。而高陽之

曲吾醉而歌矣。

戲作寄上漢中王二首

王新誕
明珠

雲裏不聞雙鴈過。掌中貪見一珠新。秋風嫋嫋吹江漢。只

在他鄉何處人。

喻元系。漢中王之冠。掌中珠。新漢中王誕子也。

時事日新。飄零可感。秋風江漢之上。我與王俱在他

鄉。而家鄉何處矣。

謝安舟楫風還起。梁苑池臺雪欲飛。杳杳東山攜妓去。冷

泠脩竹待王歸。

接上言。謝安之舟楫。隨風。漢中王遠。也。梁苑之池。安

去不止。風轉急。安徐曰。如此將何歸耶。舟人承去。即回家。成服。其雅量。梁

園多植竹。即所謂修竹園。修竹園名。

梓州二十三

為悅於
孝王免

還頂謝安句。而鬼園修竹。待王久矣。頂梁花句。

櫻拂子

作石瀆便各味
大用此韻

此題作批難准人教誰人死

櫻拂且薄陋。豈知身効能不堪。代白羽。有足除蒼蠅。熒熒金錯刀。濯濯朱絲繩。非獨顏色好。亦用顧盼稱。吾老抱疾病。家貧臥炎蒸。咂膚倦撲滅。賴爾甘服膺。物微世競棄。義在誰肯徵。三歲清秋至。未敢闕緘滕。

晒音區

老雅標

櫻拂之薄陋。原無意效能于人。然不足代扇也。猶可驅

蠅也。乃柄如錯刀。貫以朱繩。非櫻拂自騁其顏色。亦

因主人之顧盼以生輝也。一段咏櫻拂。吾方抱老疾。

暍音作嗜也。薛子按此。暍音通。不寐。暍音通。不寐。暍音通。不寐。

物甚微。人因其賤。而畧其功。我因其功。而畧其功。故

清秋蠅盡之日。亦緘滕不敢闕也。一段咏事。

送元二適江左

元結

亂後今相見。秋深復遠行。風塵為客日。江海送君情。晉室丹陽尹。公孫白帝城。經過自愛惜。取次莫論兵。

亂後再能相見。已為厚幸。秋深又復遠行。殊為惜別

也。風塵遼澗。為客未歸。更當江海飄零。送君情切。君

之往江左者。方為晉室丹陽之尹。而經過于公孫白

十字七五

為白帝

帝之城。一句江左。一句梓州也。但亂後人心未寧。藩
鎮網羅方急。自當韜晦其才。無賈失身之誚也。
或謂其經通渝兵。豈非藩鎮節度者。難言者乎。

送陵州路使君之任

王室比多難。高官皆武臣。幽燕通使者。岳牧用詞人。國待
賢良急。君當拔擢新。佩刀成氣象。行蓋出風塵。戰伐乾坤
破。瘡痍府庫貧。衆寮宜潔白。萬役但平均。霄漢瞻佳士。泥
塗任此身。秋天正搖落。回首大江濱。

王室以安史之亂。高官多用武臣。今田承嗣等歸降。

幽燕既通使者。故岳牧之任。復用詞人耳。四句總起。

經術

千古一轍

下頂岳牧句。國家求賢既急。君正當拔擢之初。佩刀

氣象。陵州使君也。行蓋風塵之任也。四句完題。但此

時戰伐方平。乾坤已破。瘡痍未復。府庫方貧。當此任

者。自當潔清以率屬。均役以蘇民。四句教之也。又日

從此霄漢之中。獨瞻佳士。無奈泥塗之內。任此老身。

所以秋天搖落。而回首江濱也。我完送行意。

投簡梓州幕府兼簡韋十郎官

幕下郎官安穩無從來。不奉一行書。因知貧病人。須棄能
使韋郎跡也。疎。

上詩論文

梓州二十三

幕下郎官。舊多相識。我之不遺一書者。亦以貧病為人所棄耳。我既自嫌。彼亦見棄。而相識之中。韋郎更常以郎官文梓州幕唐時多不朝主州幕篤。乃亦隨眾邈然耶。

客舊館

陳跡隨人事。初秋別此亭。重來梨葉赤。依舊竹林青。風慢何時捲。寒砧昨夜聲。無由出江漢。愁緒日冥冥。

報當作聲
如聲字之好
字不
矣素乃

六句生七句可想

初客此館。轉眼又成陳跡者。隨人事之匆匆。別此亭而東去耳。回記別時。則初秋也。今重來之日。又是深秋。梨葉新赤。竹林舊青。已換一番景色矣。因低回檢

點。則隨風之慢。卷自何時。而寒砧之聲。依然昨夜也。乃一來一去。總是他鄉。何時出江漢。歸故園耶。不覺愁緒之日生也。

杜詩論文二十四

唐代宗廣德元年秋聞州

九日

去年登高鄴縣北今日重在涪江濱苦遭白髮不相放羞
見黃花無數新世亂鬱鬱久為客路難悠悠常傍人酒闌
却憶十年事腸斷驪山清路塵

怪狠詞粗来自覺高老

武進吳見思齊賢注
宜興潘眉元白評
武進董元愷舜民參

氣高而情及至

電端悲響

氣在百尺樓上

同一登高也。去年鄴縣。今日涪江。在梓州已兩度矣。無計銷除白髮。未免羞見黃花。况世亂而為客。路難而傍人。無數心事。酒後一時俱到。因憶十年此時。驪山行幸。盛事消歇。不可復見矣。

薄暮

江水最淡地。山雲薄暮時。寒花隱亂草。宿鳥擇淡枝。舊國見何印。高秋心苦悲。人生不再好。鬢髮白成絲。

悲索道理語

當江水最淡之地。值山雲薄暮之時。人跡稀而花隱草叢。應最淡地。山光晚而鳥擇淡枝。應薄暮時也。

句景憶舊國之難見。值秋日之可悲。而攬鏡鬢絲。不可再黑。衰年遠地。何以堪此乎。

薄遊

浙浙風生砌。團團月隱牆。遙空秋鴈滅。半嶺暮雲長。病葉多先墜。寒花只暫香。巴城添淚眼。今夕復秋光。

砌下風生。聞其浙浙。牆邊月隱。又見其團團。月隱故鴈滅。遙空。月之隱者。暮雲生嶺也。兩句頂月隱。病葉遇風而先零。寒花因風而香。逝二句頂風生。皆目前之景。因言巴城之內。淚眼復添者。因秋光如許也。

偶得奇
有骨如毛若入律
便不成活矣此律
難之細會乃得知
此乃可占群古群
律

王閩州筵奉酬十一舅惜別之作

此首氣格古法批游

異

萬壑樹聲滿。千崖秋氣高。浮舟出郡郭。別酒寄江濤。良會
不復久。此生何太勞。窮愁但有骨。群盜尚如毛。吾舅惜分
手。使君寒贈袍。沙頭暮黃鶴。失侶亦哀號。

萬壑秋聲。千崖秋氣。送別之時也。浮舟出郭。別酒臨

江。送別之地也。良會不久。去住匆匆。覺此生之太勞

矣。况窮愁徹骨。羣盜尚多。則此別更為不易。而使君

多情。重有此贈。點明閩州。無奈物情惜別。即沙頭黃

鶴。失侶悲號。况于人乎。

閩州奉送二十四舅使自京赴任青城

屬蜀州

聞道王喬鳥。名因太史傳。如何碧雞使。把詔紫微天。秦嶺

愁回首。涪江醉泛船。青城漫污雜。吾舅意凄然。

漢明帝令太史同望。王喬之舅。自太史而傳。舅為縣令也。奈何碧雞之使

難可奉祀。至也。宣帝使王褒。姓祀焉。奉詔自天而至。乎自京赴任也。昔之來也。回馬于秦

嶺。今之去也。泛舟于涪江。涪江。閩州也。青城。污雜。治

之為難。京官遠任。能不凄然乎。

閩州東樓筵奉送十一舅往青城縣得昏字

會城有高樓。制古丹雘存。迢迢百餘尺。豁達開四門。雖有

金馬碧

纖手好
手批別
物律別
不妙合
則如
則不妙

雅順局却登

自然貌而厚

足漢魏

車馬客而無人世喧遊目俯大江列筵慰別魂是時秋冬
交節往顏色昏天寒鳥獸伏霜露在草根今我適身氏萬
感集清罇豈伊山川間回首盜賊繁高賢意不暇王命久
崩奔臨風欲慟哭聲出已復吞

先從東樓說起層城之上復有高樓豁達如此雖有
車馬之客而塵囂自遠也俯大江列別筵此時秋色
既昏鳥獸窳伏霜露殺草更添悽慘矣所以至親依
依萬感俱集者不特山川之間阻更加盜賊之繁多
也然吾舅席不暇安止為王命所迫是以欲哭吞聲

本言詩文

三

臨風嗟咽耳

古南池

光怪樣具

不純是景不純是源然景為源所以不

字實

崢嶸巴閬間所向盡山谷安知有蒼池萬頃浸坤軸呀然
闐城南枕帶巴江腹芰荷入異縣秔稻共比屋皇天不無
意美利戒止足高田失西成此物頗豐熟清源多衆魚遠
岸富喬木獨歎楓香林春時好顏色南有漢王祠終朝走
巫祝歌舞散靈衣荒哉舊風俗高堂亦明玉魂猶正直
不應空陂上縹緲親酒食淫祀自古昔非惟一川瀆干戈
浩茫茫地僻傷極目平生江海興遭亂身局促駐馬問漁

土寺論文

閬州二十四

兩事皆小勿若大
論比所謂波濤相
老成也
是正淵忘此段一
篇索然矣

舟躡躡慰羈束

通首屋沃中用職三字食

巴閬之間。到處皆山。若决無廣澤者。乃忽有蒼池萬頃。已大異矣。四句點題。此池在閬坡之南。枕帶巴江。

之腹。其遠大也。芰荷連于異縣。其富足也。秔稻足供

此屋。然皇天甚仁。固有深意。而美利雖贏。其可多取

乎。蓋高田亢旱。則芰荷秔稻。足以充腹。頂皇天不無

意也。而水有多魚。岸有喬木。頂美利戒止足也。而此

楓香林者。惟以顏色供人。點綴春色而已。一段實寫

南池。乃池之南。有漢高之祠。巫祝紛然。盼蠻獨盛。如

所云歌舞以散靈衣。則其舊俗之荒陋者也。夫高堂

所祀者。既為明神。鬼魄有知。自應正直。豈于此空坡

之上。享此飲食乎。因歎淫祀自古有之。豈止一處乎。

一段咏事。夫干戈則遍處皆是。地僻而一望可傷。平

生江海之興。頗賒。遭亂而身不得遂。惟有駐馬陂邊

一問漁父而已。一段咏懷。

放船

送客蒼溪縣。山寒雨不開。直愁騎馬滑。故作泛舟迴。青惜

峯巒過黃知。橘柚來江流。大自在穩坐。興悠哉。

一作坐穩

上寺命之

送客至蒼溪縣寒山又復值雨騎馬懼滑故泛舟而

廻四句放船之故而船之中忽見青者則峯巒也頃

之而已過矣忽望黃者則橘柚也頃之而已來矣二

句放船之景寫蜀江之急也江流自在隱坐悠然不

亦快哉應騎馬滑句謂之十字

排與嚴二歸奉禮別情起事緒移越公緒起起大緒起

別君誰暖眼將老病纏身出涕同斜日臨風看去塵商歌

還入夜巴俗自為鄰尚愧微軀在遙聞盛禮新山東群盜

散闕下受降頻諸將應歸盡題書報旅人云起

此情說身多已說身人
前四句已言老病公
不堪更自公句矣
知此便知肉
筆之病

一作歸應

別君之後眼前之人無可入目者煖眼字翻新况將

老而病纏身何堪此別乎臨岐握手同在斜日之中

別後臨風獨望去塵之遠矣歸去而商歌入夜定可

傷心止有巴俗為隣誰堪共語猶幸微軀尚在遙聞

盛禮方新點奉禮夫禮樂既興干戈自息散山東之

羣盜向闕下而請降則諸將自應盡歸朝廷矣天涯

翹首幸有以慰我乎

贈裴南部聞袁判官自來欲有按問作去

塵滿萊蕪甑堂橫單父琴人皆知飲水公輩不偷金梁獄

土寺命文

書應作秦臺鏡欲臨獨醒時所嫉群小諷能遠即此黃沙
在應須白髮侵使君傳舊德已見直繩心

欲有按問是一篇之主塵既滿甕堂止有琴寫得蕭

條滿目如此則人皆知飲水之心公豈為偷金之輩

乎承明上二句無奈覆盆有枉正欲上書而秦鏡欲

臨立可自白矣點袁判官來也因歎獨醒來忌羣小

謗淡事即得明出獄之後愁髮能無更白乎然使君

既有舊德而直繩之心已共見矣

對雨

包及此

莽莽天涯雨江邊獨立時不愁巴道路恐溼漢旌旗雪嶺
防秋急繩橋戰勝遲西戎甥舅禮未敢背恩私

天涯之雨莽莽而來正值江邊獨立故心緒紛然也

以下對雨獨立之心事不愁巴路之迢遙但恐官軍

之沾濕耳下接旌旗句此時雪嶺之防秋正急繩橋

之轉戰猶遲昔與吐番和親甥舅之禮未失未必遽

為背叛也又何必開邊多事耶意在言外

警急時高適領西川節度使

才名舊楚將妙畧擁兵機玉壘雖傳檄松州會解圍和親

土詩論文

一室員字有無窮

知計拙○公主漫無歸○青海今誰得○西戎實飽飛○

久著才名。舊為楚將。高適昔為淮南都督也。妙畧如神。兵機正合高適。今為西川節度也。所以方傳玉壘。是年吐蕃寇隴右。高適出兵南鄙。以牽制之。既而吐蕃走松維保三州。及

雲山城

之檄已解松州之圍矣。今日用兵之妙。始知昔人和親計拙。徒使公主不歸耳。况青海之地。已為吐蕃所據。正在飽則颺去之時乎。句句承接。

王命

漢北豺狼滿○巴西道路難○血埋諸將甲○骨斷使臣鞍○牢落新燒棧○蒼茫舊築壇○深懷喻蜀意○慟哭望王官○

狼說

漢北之寇盜既衆。巴西之道路尤難。故使諸將陣亡。按史。唐十月破那州。入奉天。武宗幸陝。十二月陷松維保三州。血汗積鎧。承豺狼滿。使臣奔走。骨骸征鞍。承道路難。

命郭子儀檄

教子

也。况斷棧新燒。徒阻諸侯之入。築壇事遠。誰為韓信。儀久凋廢。終得平騎而行。司馬相如有喻。已蜀檄。正取喻蜀字。之才不如傳檄。父老以安撫之。而無奈王命不通。徒望王官之至也。使人悵望而已。

征夫

十室幾人存○千山空自多○路衢唯見哭○城市不聞歌○漂梗無安地○銜枚有荷戈○官軍未通蜀○吾道竟如何○

十室小邑。而日幾人。幾于無人矣。山之多。正見人之。將高遠調。征夫防守。卒陷松維等州。其下皆敗。北之事。臨瀛也。士寺論之。

少也。况所存之幾人。又在零丁敗亡之後。路衢城市。但聞悲哭。絕無歡聲。因歎漂泊無安身地。所見皆荷戈之人。而官軍尚未能通蜀。則吾道已窮矣。奈之何哉。

漁陽

漁陽突騎猶精銳。赫赫雍王都節制。猛將飄然恐後時。本朝不入非高計。祿山北築雄武城。舊防敗走歸其營。繫書請問燕耆舊。今日何須十萬兵。

漁陽之突騎。精銳猶存。加以雍王之節制。則氣象一

按是年十月吐蕃寇奉天。系師戒嚴。以雍王适為關內兵馬元帥。郭子儀副之。

漁陽雍王所統之兵也。光武曰。吾聞漁陽上谷遊騎。天下精兵。

十月雍王适大敗。又朝義將以涿州降。十一月薛嵩等以邕州降。公同雍新矣。故諸將之沒入。猶恐後時。而負固者不入本朝。手出師之勝。而高計河北。猶有負固者。故主諸將飄然而來。是為後時。而不入本朝。豈為高計乎。汝不見祿山築城自固。而舊防既敗。又安所歸。前車為不遠也。今當人心震恐之時。苟飛尺

書。自當泥首。何必用兵耶。

西山三首

夔界荒山頂。蕃州積雪邊。築城依白帝。轉粟上青天。蜀將分旗鼓。羌兵助鎧鉞。西戎背和好。殺氣日相纏。

鎧音甲也。鉞音聲也。音聲也。

吐蕃之界。在荒山之頂。而其州在雪山之間。故築城。出有松州。正當蕃要衝也。之。高依于白帝。防守之難也。轉粟之苦。如上青天。轉

運之難也。及蜀將分旗鼓而出鎮，羗兵助甲兵而同仇，亦以吐蕃背好，故殺氣未休耳。

辛苦三城戍，長防萬里秋。烟塵侵火井，兩雪閉松州。風動將軍幕，天寒使者裘。漫山賊營壘，廻首得無憂。

辛苦列三城之戍，亦為防秋而設耳。今則烟塵而侵蜀有火井在印州，故印州有火井縣。

火井吐蕃入也。雨雪而閉松州，松州圍也。而防秋之

士卒孤城拒守者，風動將軍之幕，道途奔奔者，天寒

使者之裘，困苦已極，漫山賊壘，猶未退也。能不為疚

心乎。

以閱路如一樣
妙：亦二月

子弟猶深入，關城未解圍。盤崖鐵馬瘦，灌口米船稀。辨士安邊策，元戎決勝威。今朝烏鵲喜，欲報凱歌歸。

子弟之兵，雖救援而深入，松州之困，猶未能剋敵而

解圍也。蚕崖鐵馬瘦，兵疲矣。灌口米船稀，糧盡矣。猶

望辨士有安邊之策，元戎有決勝之威，故聽烏鵲而

望凱音，亦不得已之思也。

遣憂

臣不才，臣賊心不成賊，志臣更事之感。

亂離知又甚，消息苦難真。受諫無今日，臨危憶古人。紛紛

乘白馬，攘攘著黃巾。隋氏聞宮室，焚燒何太頻。

三句到三句更可
想

上詩命之

後時之
痛百世
同之

吐番陷京代宗出陝則亂離又甚矣乃消息遠來傳
聞未實也。因歎代宗之昏愚。元振之蒙蔽。苟能受諫。詔切直。豈有今日。直至臨危。而憶古人。亦何及乎。今乃白馬。黃巾紛紛不一。而祿山之後。又破于吐蕃。隋氏所留。宮室。焚燒何太頻耶。即欲遣憂。無可遣矣。

上疏其

白馬之福

巴山

巴山遇中使云自峽城來盜賊還奔突乘輿恐未迴天寒
 邵伯樹地潤望仙臺狼狽風塵裏群民安在哉

巴山遇中使乃自行在而來知盜賊未滅乘輿未歸

也下一恐字正望其歸也邵伯樹望仙臺俱點陝州

乃天寒而乘輿未歸地遠而我不敢去又言使吾君
 奔竄如此當日羣臣何在而致此禍亂與

早花

西京安穩未見一人來臘月巴江曲山花已自開盈盈
 當雪杏豔豔待香梅直苦風塵暗誰憂客鬢催

自傳吐蕃之信日望西京之平而久無人至音問杳

然矣乃巴江臘月早花又復撩人已自開者不期其
 開而又開也下頂山花句盈盈者杏已當雪豔豔者

至時序之遷而
 不得王室之安穩
 中四句非感時物
 正憂西京也

此西京列花上格之對兩及西戎也
 題是早花忘却生起後細讀乃知
 家怨花妙

非傷日月也傷神木
 求此可悟補

梅又將香。景物更新。孰知禍亂之時。催人頭白也。

○城上真得風行

草滿巴西綠。空城白日長。風吹花片片。春動水茫茫。八駿

隨天子。群臣從武皇。遙聞出巡狩。早晚遍遐荒。朱謂白京

西京巴西草綠。空城日長。春時也。故落花猶香。春水纔滿。

而西京消息。又何如哉。但聞周穆駕八駿而出遊。漢

京師隋代宗如陝州。此皆巡狩也。武從羣臣而遠狩。車塵馬跡將遍遐荒矣。憂之甚也。

○送李卿

王子思歸日。長安已亂兵。霜衣問行在。走馬向承明。暮景

晉山不必深求大
約公自况耳

巴蜀僻春風。江漢清晉山。雖自棄魏闕。尚含情。

王子李卿宗室也。方其思歸之日。正是亂兵之時。故

涕泣而奔行在耳。乃歲暮尚居僻地。計春風當至。漢

江也。六句送李。我則棲道之懷。晉山雖為自棄。而思

君之切。魏闕不能忘情。故于送君之頃。而回首依依

也。

晉山又

巴閬山濶每多蛇虎乃溪行終日村塢稀疎正蛇虎之地兼以風起雲迷樹深雨暗正蛇虎之時我何以行此耶止以女病妻憂不得不歸也即秋花錦石滿前佳景亦不及領畧矣因記別家三月以來止此女病之一信耳則避地奔走何時免乎

歲暮

歲暮遠為客邊隅還用兵煙塵犯雪嶺鼓角動江城天地日流血朝廷誰請纓濟時敢愛死寂寞壯心驚

歲暮而猶作客地僻而仍用兵下六句單頂用兵是

一旬三意二句五意

以烟塵直至雪嶺鼓角震于江城江城梓州也天地之間日日流血朝廷之上誰為請纓乎雖有濟時之策捐軀之心而寂寞他鄉徒使壯心欲動而已

舍弟占歸草堂檢校聊示此詩

五律至境

久客應吾道相隨爾來孰知江路近頻為草堂迴鵝鴨宜長數柴荆莫浪開東林竹影薄臘月更須裁

天嶺

率彼曠野天下莫容吾道應如是而相隨遠方同在

憂難者惟汝來耳孰知江路雖遠為草堂而回不免

跋涉乎四句是占歸草堂下四句是檢校示詩鵝鴨

各警語各深情一筆直下妙不可形容

長數柴門莫開。固無人在家時事。亦盜賊充斥時事也。然東隣竹影尚淺。當趁臘時更種。此乃目前所急。餘則待我歸。再為料理耳。家常瑣事。寫得真摯。乃爾

桃竹杖引贈章雷後

此等巧務。每味情妙。結只是等。高筆

老

江心蟠石生。桃竹蒼波噴。浸尺度足。斬根削皮。如紫玉。江妃水仙。惜不得。梓潼使君。開一束。滿堂賓客。皆歎息。我老病。贈兩莖。出入爪甲。鏗有聲。老夫復欲東南征。乘濤鼓。柁白帝。城路幽。必為鬼神奪。杖劍或與蛟龍爭。重為告曰。杖兮杖兮。爾之生也甚。正直慎勿見水。踴躍學變化。為龍

假設語却妙

一味假借。与茅屋款。同一結。以此法不可多學。且流於誕。乃最忌。誕太白。所以避也。

使我不。得爾之。扶持滅。跡于君。山湖上。之青峰。噫。風塵。湏洞兮。豺虎。咬人。忽失。雙杖兮。吾將。曷從。

湏音烘。湏洞。氣未分之象。柁音音。楫也。

江心蟠石。既為勝地。生此桃竹。又為佳材。而蒼波浸噴。滋潤不乏。尺度既足。長短合宜。已可為杖矣。于是斬削根皮。膩如紫玉。江妃水仙。愛惜而不可得也。梓潼使君。章雷後也。開箴出示。賓客驚觀。憐老病須扶。是以兩莖獨贈。自此出入把握。而瓜甲之間。鏗如金石。正見實中。犀理之妙。一段俱寫。桃竹我方有。東南之興。自白帝鼓柁而行。一路江山幽險。異物相隨。必

為鬼神蛟龍所奪。安得不杖劍與爭乎。極寫桃竹之
 異。重為告曰。重出一意。以結上文。如楚辭亂日之例。
 正以杖生正直。德合神明。必能變化。慎勿為龍。而滅
 跡于洞庭君山之間也。嗟乎。風塵黯淡。豺虎縱橫。寸
 步不能獨行。苟失此杖。吾又俛俛而何之乎。雙杖應
 兩莖。

冬符行

時梓州刺史章蕤兼侍御史雷後東川

君不見東川節度兵馬雄。校獵亦似觀成功。夜發猛士三
 千人。清晨合圍步驟同。禽獸已斃十七八。殺聲落日迴蒼

月宗文抄

單起一鳥生瀾
 局法明是比却不當
 作此後已出老翁矣

疊乃曼 悲方深

穹幕前生致九青。兜駝巒崖垂立熊。東西南北百里間。
 髣髴蹴踏寒山空。有鳥名鸚鵡。力不能高飛。逐走蓬肉味
 不足登鼎俎。何為見羈虞羅。出春蒐冬狩。侯得同使君五
 馬一馬驄。况今攝行大將權。號令頗有前賢風。飄然時危
 一老翁。十年厭見旌旗紅。喜君士卒甚整肅。為我回轡擒
 西戎。草中狐兔盡。何益天子不在咸陽宮。朝廷雖無幽王
 禍。得不哀痛塵再蒙。呼得不哀痛塵再蒙。

駝音落駝音托音音音
 巒音委山高貌鸚音渠
 鵲音即即音

東川節度兵馬獨雄。即校獵小事。一若出陣建功者。
 時章蕤大南東。以此時其多殺仍勉其據東秋以安王室也。
 正見兵馬雄也。下俱校獵事。夜出號令發猛士三千。
 校獵渭獵有所獲。校其多寡以賞也。
 梓州二十五

至清晨合圍而步伐不亂正見似觀成功也禽獸既

將盡斃日暮而殺聲震天幕前計功生致者九青兕

而駢駝之上又載玄熊止言熊兕舉其大而小者見

也於是四方百里之內寒山已空最小者無如鸚鵡

力不能飛肉不足食亦不能自逃網羅舉其小而大

者見也鸚鵡兼以自喻一段完校獵事又言春蒐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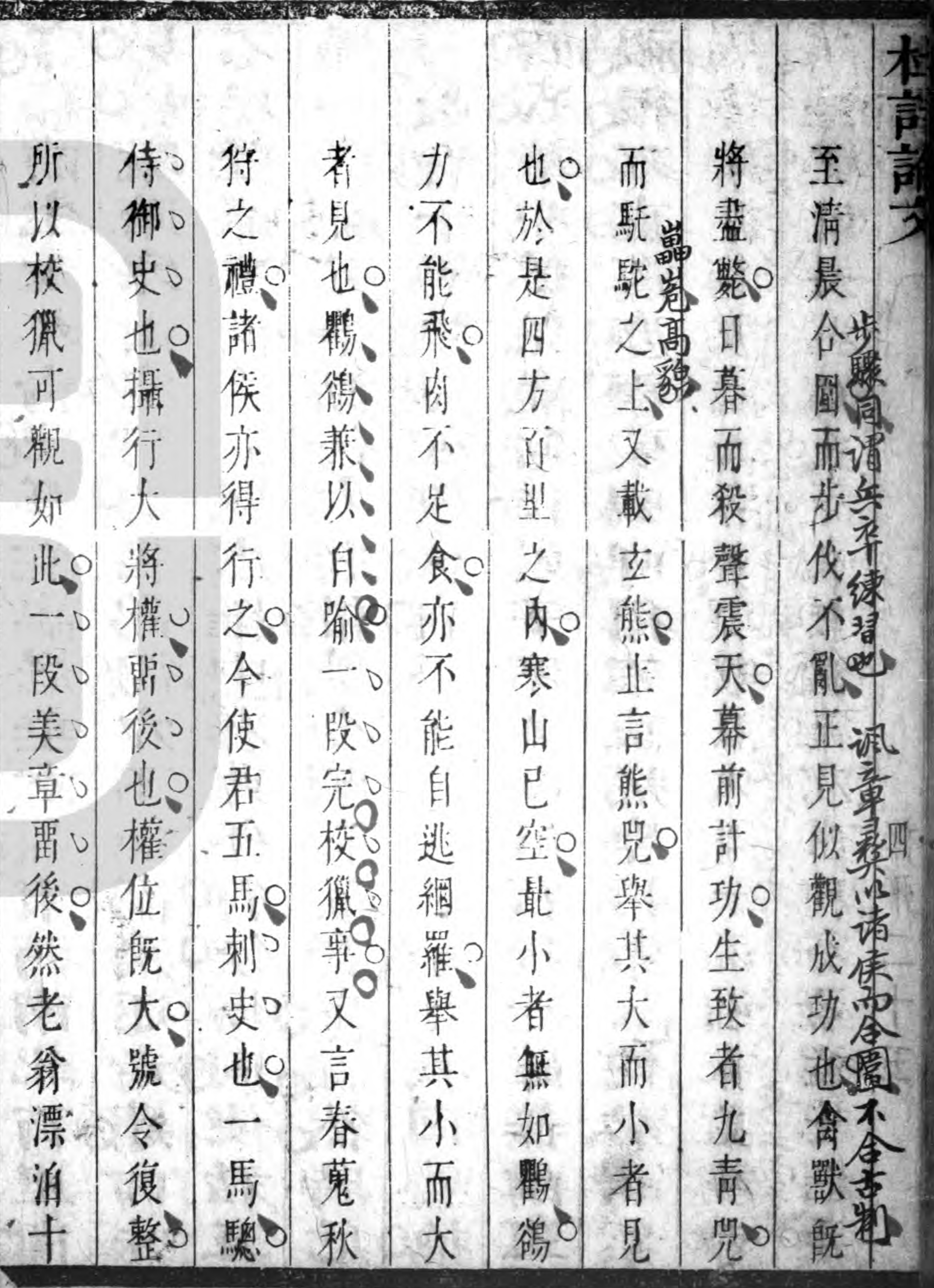
狩之禮諸侯亦得行之今使君五馬刺史也一馬驄

侍御史也攝行大將權留後也權位既大號令復整

所以校獵可觀如此一段美章留後然老翁漂泊十

步驟同消兵平練習也 風章彙以諸侯而合圍不合古制

巋巋高貌



年旌旗厭見喜君之士卒整練何不同轡往擒吐蕃
而徒盡此狐兔耶况天子在外望勤王之師甚急代
宗雖無幽王之禍而蒙塵已再得不為哀痛乎再重
一句而殷勤激烈更可悲矣

代宗幸陝

西夷大劫殺幽王驪宋 哀宗幸蜀代宗又幸陝

古山寺 章留後同 遊得開字

野寺根石壁諸龕遍崔嵬前佛不復辨百身一莓苔唯有

古殿存世尊亦塵埃如聞龍象泣足令信者哀使君騎紫

馬捧擁從西來樹羽靜千里臨江久徘徊山僧衣藍纒告

訴棟梁摧公為顧兵徒咄嗟檀施開吾知多羅樹却倚蓮

在嶺南徒

梓州二十五

挽妙

結妙

花臺諸天必。僉喜鬼物無嫌猜。以茲撫士卒。孰曰非周公。窮子失淨處。高人憂禍胎。歲晏風破肉。荒林寒可迴。思量入道苦。自咽同嬰孩。

野寺在于石壁之上。故曰根石壁。而寺內則諸龕遍列。崔嵬也。龕中前佛過去諸佛也。不可復辨。百軀雖在。已一例莓苔矣。止有古殿尚存。殿中世尊。現在釋迦佛也。亦已塵埃遍覆矣。所以如聞龍象悲泣。足令信者酸心也。一段寫破寺使君章留後也。騎馬擁衆而來。旌纛所臨。千里肅靖。而臨江徘徊之際。山僧哀

詩崇牙相

梵語檀波羅蜜華之布施合華梵之云檀施

法華經辟如有入年級捨父逃避困窮父求不得窮子傭賃遇到父所受產除穢蕪行穢不淨其父宣之尔是利子今我所有一切財物皆是子有窮子句之即大歡喜

訴檀施頓開。願兵徒者。役兵徒以為之也。乃知佛家多羅之樹。倚辦于幕府蓮花之臺。諸天大喜。鬼神無嫌。而寺已就矣。一段章留後修寺然以此撫養士卒。如窮子之失淨處。而高人憂其為禍胎矣。收乘傳福生有基。禍生有胎。之得財。而兵徒久勞。恐禍胎之已伏矣。况歲暮荒林。寒風如此。即于此入道。亦不能也。况修寺之舉乎。一段規之也。窮子出法華經。見論事。

卒即

將適吳楚。畱別章使君畱後兼幕府諸公得柳字韻。我來入蜀門。歲月亦已久。豈惟長兒童。自覺成老醜。常恐

一味真
字之真亦心妙

岷佳

公不得於章乃
吉意不震却
不
似西心妙
勿及中原二句妙

性坦率失身爲杯酒近辭痛飲徒折節萬夫後昔如縱壑
魚今如喪家狗既無遊方戀行止復何有相逢半新故取
別隨薄厚不意青草湖扁舟落吾手眷眷章梓州開筵俯
高柳樓前出騎馬帳下羅賓友健兒簇紅旗此樂幾難朽
日車隱崑崙鳥雀噪戶牖波濤未足畏三峽徒雷吼所憂
盜賊多重見衣冠走中原消息斷黃屋今安否終作適荆
蠻安排用莊叟隨雲拜東皇挂席上南斗有使節寄書無
使長回首想是且傲睨吾聊賴

意將去蜀追思入蜀之年亦已久矣兒童長成自身

衰老而蜀中節鎮威福意行常恐坦率之性於盃酒
之間觸忌逢怒失身蹈禍故辭飲徒學折節然豈其
性哉昔如縱壑之魚悠悠獨逝今如喪家之狗皇皇
有求十句在蜀之苦遊方既無可戀則行止綽然但
新交故友情有不同別離之懷各有厚薄耳昔常想
南行不意青草湖間扁身獨往遂落吾手也六句寫
別意章梓州其最厚者也爲之開宴高樓俯高柳出
騎馬羅賓友簇紅旗此樂已堪不朽六句章梓州送
別未幾日暮而鳥雀噪矣解纜長行飄然就道波濤

其情

既不足畏。則三峽雷吼。亦聽之耳。所畏者盜賊煩多。衣冠奔走。中原杳無消息。乘輿尚在播遷。八句南行之心事。從此作荆蠻之遠適。學莊叟之逍遙。隨雲而拜東皇。掛帆直上南斗。亦快事也。更望爾一行遠寄。免我縈懷。則厚幸矣。

郭子狠毒

收京

數度字如刀

郭子罵曰毒已子罵曰次

復道收京邑。兼聞殺犬戎。衣冠却扈從。車駕已還宮。剋復誠如此。扶持在數公。莫令回首地。慟哭起悲風。

既聞京邑已收。又聞吐蕃已被。則衣冠却能扈從。車是年十月郭子儀復京師。十二月車駕至自陝州。

駕早已還宮矣。今日剋復之功。既已如此。而事後扶持之力。是在數公。無令我回首而望者。復令我慟哭而悲也。

贈別賀蘭鈺

黃雀飽野粟。群飛動荆榛。今吾抱何恨。寂寞向時人。老驥倦驥首。蒼鷹愁易馴。高賢世未識。固合嬰飢貧。國步初返正。乾坤尚風塵。悲歌鬢髮白。遠赴湘吳春。我戀岷下芋。君思千里尊。生離與死別。自古鼻酸辛。

黃雀之微。野粟可飽。而羣飛荆榛。安卑處順。其適甚。

首二句與越抱何恨。非喻小人。老驥二句。此於以辭。至恨。遠赴句。即指賈。蘭公自謂。

矣。今吾抱何恨。而寂寞空向時人乎。老驥倦而志在遠道。蒼鷹饑而畏入樊籠。則高賢豈世人所識。其嬰貧賤所固然耳。今國步雖幸返正。天下尚未太平。所以白髮悲歌。播遷吳越也。君尚留蜀。我方往吳。則陛下沃壑。下有跋鷄。至死不飢。跋鷄。羊也。其根可食。故與飢羊。千里離。即為死別。能不傷心。酸鼻乎。

聞岷山

有感五首

一肚皮不合時宜

妙至不怒不怨

前四句責將帥
後三句感吐蕃
總以責將帥

將帥蒙恩澤。兵戈有歲年。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天。白骨新交戰。雲臺舊拓邊。檣斷消息無。處覓張騫。

此首以諸將不能平亂也將師之蒙恩澤榮寵至矣

乃兵戈未靖。已有年耶。至今煩主上之焦勞。何以報

皇天之寵眷。四句直下。下承兵戈句。今日之交戰。自

骨未收。舊日之邊疆。於今何在。况西蜀之奉使不通

何處問張騫之消息乎。

幽。薊。餘。蛇。豕。乾。坤。尚。虎。狼。諸。侯。春。不。貢。使。者。日。相。望。慎。勿。吞。青。海。無。勞。問。越。裳。天。君。先。息。戰。歸。馬。華。山。陽。

此首因開邊也。幽薊之餘孽未靖。乾坤之盜賊尚多。

又藩鎮之驕恣而不庭。雖使者之督促而不顧內地。

如此尚勤遠畧乎。所以弗吞青海無事于西也。無問

用兵緩急
字之有眼却是隨筆
斯謂化工

越裳無事于東也。惟行朝廷息戰。修文德以來之足

矣。

於其進行東都

洛下舟車入天中。貢賦均日聞。紅粟腐寒待翠華。春莫取

文仲子曰舜一狩而不勞兵

金湯固長。令宇宙新。不過行儉德。盜賊本玉臣。

天地中

歲四巡衛少而徵求宜

此首因駕欲留洛陽也。洛陽天中古來舟車貢賦道

里甚均。雖城中積粟尚多。都人望幸甚切。然弗思退

此也。代宗之還都西京也。省二百里。懸擬當時。臣子之勸都洛下。其意必如

守貪金湯之險。固還當進取。令宇宙之更新也。况致

男之長安之儲。富頗多。人心歸向如此也。莫取旬指都洛。長令旬指都粟

治弭亂原非難事。不過躬行儉德。則盜賊本為良民

經營根本之也。當時必有去西京殘破太甚。畜積全無。不如都洛。猶堪

收。曰國之貧富。亦何帶式。不過行儉德。國自富耳。何也。盜賊本臣。王臣甚易平

此首論分鎮

公以房瑄收賊生
平學向王封建

丹桂風霜急。青梧印夜彪。由來疆幹地。未有不臣朝。受鉞

親賢往。卑官制。詔遙終。依古封建。豈獨聽簫韶。

廣平王

此首因惜房瑄令諸子分鎮之說不用也。丹桂遇霜

而益勁。其本強也。青梧望秋而先零。其質弱也。觀此

則知疆幹之地。四方未有不臣者也。何也。苟有變亂

親王有專征之權。朝廷下克己之詔。自當束手削平

矣。乃知封建者。古人之良法。王者豈樂于一人專制

乎。還字自古妙
胡滅人還亂。兵殘將自疑。登壇名絕假。報主爾何遲。領郡

妙在許大激論
託之五言律

王詩命之

梓州二十五

顧郡之官云近臣
与愛民之心也

輒無色之官皆有辭願聞哀痛詔端拱問瘡痍

此首因諸臣重內輕外也祿山朝義雖殲滅而禍亂未定懷恩光彌雖成功而疑貳已成則知登壇徒有

其名報主杳無其日可不為三歎乎乃出而領郡皆為失色遣而之官俱有托辭則朝廷養爾將何用哉

惟存罪已之詔恤民實政庶可濟耳

寄賀蘭二鈞

朝野歡娛後乾坤震蕩中相隨萬里日總作白頭翁歲晚
仍分袂江邊更轉蓬勿云俱異域飲啄幾回同

朝野雖在歡娛之後兩京已復也乾坤尚在震蕩之中四方未平也爾我相隨萬里俱成白頭矣况歲晚寒風之中又為分袂而江邊荒僻之地更復飄蓬平弗云俱在異域也飲啄自有定分即異地相同尚不可得况其他歟

愁坐

高齋常見野愁坐更臨門十月山寒重孤城水氣昏葭萌
氏種迥左檐犬戎屯終日憂奔走歸期未敢論

高齋望遠已足傷懷况坐又臨門望更遠矣兼以葭

五六句却於愁坐
中見出妙

嶂孤城寒風水氣一片昏沈悽慘乎四句愁坐所見
設前屠利州見唐志左橋當作武橋莫成都池
因思及于葭萌則有氏種左橋則有吐蕃奔奔尚且
不暇何敢計歸期乎四句愁坐之心事

○避地

避地歲時晚竄身筋骨勞詩書遂墻壁奴僕且旌旌行在
僅聞信此生隨所遭神堯舊天下會見出腥臊僅隨會見相生而出

避地而歲時已晚竄身而筋骨為勞因思吾道非耶
詩書已成面墻一步不能行也彼何人哉奴僕而且
建節卑賤又如此也然而大君尚且播遷行在僅聞

卷之五

消息則吾生所遇亦聽之而已但可惜者高祖之天
下而見吐蕃之縱橫也

○巴西聞收京闕送班司馬入京二首
聞道收宗廟鳴鑾自陝歸傾都看黃屋正殿引朱衣劍外
春天遠巴西勅使稀念君經世亂四馬向玉畿

聞道吐蕃已退宗廟復收則鸞輿自陝歸矣傾都看
黃屋威儀如故正殿引朱衣朝會復行四句皆傳來
之詞以聞道二字貫下但在劍外之遠勅使復稀所
以至今始聞之耳點明巴西而君乃于世亂之時不

首句到次句實有
相闕之物 以接
三句又接四句以環
無端以接有餘妙
不可說

懼險艱。匹馬入京平。二句送班司馬入京。

群盜至今日。先朝忝從臣。歎君能戀主。久客羨歸秦。黃閣

後四句意却相与生

尼史

承上言羣盜之亂。直至于今日。肅宗之朝。曾忝為從

臣。故歎汝獨能急君。而久客復羨其歸國也。入京而

擢。當為黃閣之司諫。在遠而望。喜丹墀有一故人矣。

况與予平日言及社稷。無不流涕。可念之乎。

杜詩論文二十六

武進吳見思齊賢注

宜興潘眉元白評

武進董元愷舜民參

唐代宗廣德二年春闡州

是年公自梓擘家再往闡州

闡山歌

闡州城東靈山白。闡州城北玉臺碧。松浮欲盡不盡雲。江
動將崩未崩石。那知根無鬼神會。已覺氣與嵩華敵。中原
格鬪且未歸。應結茅齋看青壁。

仄律

閩州之東。則有靈山之白。閩州之北。則有玉臺之碧。
山上。則松色參差。烟雲撩之。欲盡而不盡。浮字正寫
不盡之神。山下。則江波澎湃。石勢臨之。若崩而未崩。
動字正寫欲落之勢。其根入無底。焉知無鬼神所會。
而奇險如此。已覺嵩華為敵矣。而相敵曰格既不得歸。
且結茅青壁之下。與之相對足矣。

閩水歌

嘉陵江色何所似。石黛碧玉相因依。正憐石破浪花出。更
復春從沙際歸。巴童蕩漿欹側過。水雞銜魚來去飛。閩中

居然律

勝事可腸斷。閩州城南天下稀。

嘉陵江色。如石黛。如碧玉。相因依者。一物不足擬。在
如黛如碧之間也。正憐日照浪花。已點破黛碧之妍。
更復沙際春歸。所以有此黛碧之色也。蕩漿之巴童。
欹側而過。水急也。銜魚之水鳥。去來不定。江永也。如
此者。皆閩中之勝事。而閩州城南。更為稀絕耳。

泛江

方舟不用楫。極目總無波。長日容盃酒。深江淨綺羅。亂離
還奏樂。飄泊且聽歌。故國流清渭。妍花正多。

方舟兩舟相並。不用楫者。聽其隨流容與也。極目無波。所以不用楫耳。日長則盃酒可以從容。江深則綺羅得以照映。綺羅伎人之依也。故下接奏樂聽歌。句亂離飄泊。聽此不堪樂而堪愁。蓋思故國清渭之間。春花正妍。無從得見也。

江亭送眉州辛別駕丹之得蕪字

柳影含雲幕。江波近酒壺。與方驚會面。終宴惜征途。沙暖低風蝶。天晴喜浴鳧。別離傷老大。意緒日荒蕪。

柳影之中。而含雲幕。江波之遠。而近酒壺。二句江亭。

緒荒蕪恰是老大

異方而忽已會面者。所以驚。終宴而復欲征途者。所以惜也。二句送別。風蝶低飛。止因沙暖。浴鳧相得。想為天晴。二句江亭之景。因別離之可念。遂覺老大之堪傷。自君之去。知意緒之荒蕪矣。

陪王使君晦日泛江就黃家亭子二首

山豁何時斷。江平不肯流。稍知花改岸。始驗鳥隨舟。結束多紅粉。歡娛恨白頭。非君愛人客。晦日更添愁。

所謂随手合法也

山豁則勢斷。不知始末何時。江平則緩流。若見其不肯下。接江平句。惟其流緩。所以舟遲。故花已去矣。始

知其改岸。鳥猶在也。始覺其隨舟耳。舟中則結束既多。紅粧而歡娛已傷。遲暮苟非與宴遣懷。則佳辰更多愁緒矣。通首是陪王使君泛江。末句點出晦目。

有徑金沙軟。無人碧草芳。野哇連蛺蝶。江檻俯鴛鴦。日晚煙花亂。風生錦繡香。不須悲急管。衰老易悲傷。

第二首就黃家亭子。徑布金沙。亂生碧草。連野哇而

飛蛺蝶。俯江檻而視鴛鴦。四句景泛江至此。則日晚矣。晚烟濃而花枝撩亂。紅粉過而錦繡生香。日暮時移。悲生樂極。不須吹急管。而動衰老之悲傷也。綿繡

香接前首紅粉句。

傷春五首

巴閬僻遠傷春罷始知春前已收宮闕

天下兵雖滿。春光日自濃。西京疲百戰。北闕任群兇。關塞三千里。烟花一萬重。蒙塵清露急。御宿且誰供。殷復前王道。周遷舊國容。蓬萊起雲氣。應合總從龍。

天下兵戈雖滿。而春光之濃艷自如也。西京戰關已疲。北闕羣兇猶故。頂天下兵常滿。遠而望之。關塞雖

遙。烟花無數。頂春光日自濃也。因念蒙塵而犯霜露。御者進也。承服加身。飲食不地。委接居處者皆御。御宿而無供帳。困躓如此。然殷雖五遷。尚復前王之

道周雖東徙。依然舊國之規。則蓬萊雲氣不乏。苟能從龍。便可霖雨天下。是在諸臣為之耳。下六句總承。

西京二句

鷲入新年語。花開滿故枝。天青風卷幔。草碧水通池。半落官軍遠。蕭條萬事危。鬢毛元自白。淚點向來垂。不是無兒弟。其如有別離。巴山春色靜。北望轉逶迤。

天鷲調新語。花滿故枝。諸事一新矣。乃青天之下。而風

為卷幔矣。碧草之內。而水已通池矣。四句春景。無如

官軍既遠。事事可危。所以鬢白淚垂。已非一日。况兄

弟別離。能無悽感乎。值此巴山春色。應前四句北望

鬼消承後六句以總結之。

日月還相鬪。星辰屢合圍。不成誅執法。焉得變危機。大角纏兵氣。鈎陳出帝畿。烟塵昏御道。耆舊把天衣。行在諸軍闕。來朝大將稀。賢多隱屠鈎。王肯載同歸。

日月相關。星辰合圍。人事變于下。天道變于上。其可

廣雅。榮惑謂之罰。星或謂之執法。今出榮惑而少則指程元振。謂其榮惑人。余以

危如此。因歎朝廷苟不信讒佞。而誅執法之臣。則禍

柳化上疏論之。代宗還京。元振流涪州死。亂亦不至此也。大角帝座也。而纏兵氣。西京陷矣。鈎陳行宮也。而出天壇。代宗奔矣。三句承日月二句出

奔之月。烟塵昏御道之間。耆老把天衣而泣行在之。父老不改車駕之出皆率挽帝衣也
代宗幸陝。諸鎮畏程元振。魚朝恩。深播葉。諸奔命。
諸軍既少。來朝之大將已稀。四句承變危機句。又言

事至于此。已無可為。惟有得賢以為匡復之計。則屠

釣之中。或有隱者。王能共載而歸乎。

再有朝廷亂。誰知消息真。近傳王在洛。復道使歸秦。奪馬
悲公主登車泣。貴嬪蕭關迷北上。滄海欲東巡。敢料安危
體猶多。老大臣。豈無嵇紹血。霑灑屬車塵。

祿山之後。朝廷再亂矣。道遠消息難真。故或傳其在
洛。或傳其在秦也。出幸之時。公主流離而遭劫。貴嬪

涕泣而升車。欲北上蕭關。又欲東巡滄海。一時奔迫

蒼皇。蹙蹙靡騁如此。安危之計。何敢預料。惟仗大臣

匡濟而已。在廷豈無如嵇紹者乎。嵇紹待中。潑御衣。晉惠帝幸

聞說初東幸。孤兒却走多。難分太倉粟。競棄魯陽戈。胡虜
登前殿。王公出御河。得無中夜舞。誰憶大風歌。春色生烽
燧。幽人泣薜蘿。君臣重脩德。猶足見時和。

又聞東幸之時。羽林孤兒。諸軍却走者甚多。蓋因糧
餉不足。故棄戈而遁耳。吐蕃入京。王公出走。豈無聞

鷄起舞。戮力中原。與大風作歌。悲思猛士者乎。徒使

少壯令從

春色生于烽燧之中。幽人泣于薜蘿之內。君臣苟能修德。則禍亂不足憂。時和可立見矣。

釋悶

是批如此批他人第。不若指手矣。作批讀乃見其妙。誠恐有一字不精。工在。

四海十年不解兵。犬戎也復臨咸京。失道非關出襄野。揚鞭忽是過湖城。豺狼塞路人斷絕。烽火照夜屍縱橫。天子亦應厭奔走。群公固合思昇平。但恐誅求不改轍。聞道嬖孽能全生。江邊老翁鉞料事。眼暗不見風塵清。

四海之間。十年兵革。故吐蕃乘虛而入也。代宗出幸。黃帝將見大隗乎其涼之山。身兼城之跡。七聖皆迷。並南閭。秦晉。迷惑失道。非關黃帝之求賢。揚鞭而行。豈是晉明之。主製作。送明帝騎巴。真馬。齋一金鞭。皇湖陰。察軍形。數夢日。遠其城。驚覺曰。營中有黃鬚。解單奴。何不得取命。騎追之不及。

息狀

察賊乎。所以豺狼滿道。人烟斷絕。烽火照夜。尸骨縱橫也。想天子亦應厭奔走之勞。羣公可不思所以致昇平之策。但恐誅求如故。而小民困窮。嬖孽全生。而聞元振。賊軍死。故謂猶全生也。小人復進耳。野老杞憂。雖未至于如是。然衰年不見太平。亦可慨矣。

時公未

江亭王閬州筵餞蕭遂州
離亭非舊國。春色是他鄉。老畏歌聲短。愁從舞曲長。二天開寵餞。五馬爛生光。川路風烟接。俱宜下鳳凰。

離亭而已。非故國。春色而猶在他鄉。其感懷可知。所

以老年有限。正畏歌聲易終。而愁緒紛來。雖曲長何益乎。四句江亭筵上。二天寵餞。五馬生光。點明玉闕。州餞蕭遂州。而閬州遂州俱在川路。故風烟相接。二使君之德政。鳳凰來儀。兩處一時俱下矣。

滕王亭子

亭在玉臺觀內。王增典此州。

君王臺柳枕巴山。萬丈丹梯尚可攀。春日鶯啼脩竹裏。仙家犬吠白雲間。清江碧石傷心麗。嫩蕊濃花滿目斑。人到於今歌出牧。來遊此地不知還。

君王。滕王也。築亭巴山。從丹梯而上。尚可躋攀也。春名元嬰高祖之子也。

日鶯啼。知存修竹。借梁孝事。仙家犬吠。猶在雲間。借淮南事。以比滕王。仙家點玉臺觀。然而其人往矣。所存者清江碧石。正可傷心。所見者嫩蕊濃花。依然滿目。蓋遊人來往。追想其德政。而弔古流連耳。

玉臺觀

滕王造。

漢賈杜詩者必贈多此詩。

中天積翠玉臺遙。上帝高居絳節朝。遂有馮夷來擊鼓。始知羸女善吹簫。江光隱見鼉鼉窟。石勢參差烏雀橋。更有紅顏生羽翰。便應黃髮老漁樵。

杜詩。首有奇解。人賣飯。中天有山。山上有觀。故曰遙也。惟其中天。惟其高遠。

此乃為王李

仿更有仙術可以駐顏。我便當漁樵。老矣。

故為上帝所居。而羣神來朝矣。山下臨江。馮夷出而擊鼓。觀中有臺。秦女下而吹簫。遂有始知者。意擬之詞也。四句玉臺觀。下寫江景。江光之內。隱現不定。或為龍鬣之窟。頂馮夷句。山石之勢。參差不齊。如成鳥鵲之橋。頂羸女句。仙境如此。更有人焉。紅顏不老。羽翰可期。則甘寄居于此。黃髮而老漁樵矣。

滕王亭子

寂寞春山路。君王不復行。古牆猶竹色。虛閣自松聲。鳥雀荒村暮。雲霞過客情。尚思歌吹入。千騎把霓旌。

公慣用自子物

五句尚與已終生詩結

憑弔滕王之意。前首末句結出。此劈頭喝起。則日寂寞春山之路。君王不復行也。久矣。古牆之竹色依然。虛閣之松聲自起。不因無人而改也。所以鳥雀飛鳴。徒添暮林之景。雲霞倏忽。亦如過客之情。四句應首句。尚思滕王在日。數部鼓吹。千騎旌節。其盛如此。而今何往乎。應君王不復行也。

玉臺觀

浩劫因王造。平臺訪古遊。綵雲蕭史駐。文字魯恭留。宮闕通群帝。乾坤到十洲。人傳有笙鶴。時過北山頭。

列子奇妙

上詩命之

前首全咏玉臺觀。滕王只借羸女事暗點。此則全說滕王。蓋浩劫以來。觀因王造。今臺猶在。故訪古來遊。

耳乃綵雲去而蕭史猶在。文字間而恭玉不板。四句

咏滕王事。觀在山上。故宮闕之高。上通羣帝。山臨江

上。故乾坤之內。如到十洲矣。二句觀之景。今滕王雖

薨。亦有笙鶴山頭。如王喬者乎。應還起句。

渡江

江平不流。春江不可渡。不流不可乃極。極極字公用。遂在妙語。陰天半。

偃臥何意高

春江不可渡。二月三日風濤。舟楫欹斜。疾魚龍偃臥。高渚花

張素錦。汀草亂青袍。戲問垂綸客。悠悠見汝曹。汝曹二字夕屬

春江不可渡。時方二月。已多風濤也。下接風濤。方見

舟楫欹斜。而乘風甚疾。想有魚龍偃臥。故濤勢方高

也。下頂不可渡。所以停楫岸邊。而渚花如素錦。紛披

汀草與青袍相亂。二句近岸之景。停舟無事。試問垂

綸之客。則日世路悠悠。常見汝曹之往返。不亦勞乎。

暗用漁父事。

暮寒

霧隱平郊樹。風含廣岸波。沉沉春色靜。慘慘暮寒多。戍鼓

猶長擊。林鶯遂不歌。忽思高宴會。朱袖拂雲和。

霧隱平郊之樹。暮矣。風含廣岸之波。寒矣。兩句分貼。春色沈沈。頂霧隱句。暮寒慘慘。頂風含句。兩句分頂。

兵革未靜。皮鼓遇暮而長鳴。晚色既淡。林鶯以寒而罷。嘯二句。暮寒之事。因思當日聲歎高宴。何可得哉。

瑤也

憶昔二首

憶昔先皇巡朔方。千乘萬騎入咸陽。陰山驕子汗血馬。長驅東胡胡走藏。鄴城反覆不足怪。關中小兒壞紀綱。張后不樂上為忙。至今上猶撥亂勞心焦。思補四方我昔近侍。叨奉引。出兵整肅不可當。為雷猛士守未央。致使岐雍

忙多妙

西羌大戎直來坐御牀。百官跣足隨天。願見北地傅介子。老儒不用尚書郎。

此憶肅宗之事也。肅宗在朔方。勉復西京。而回紇助兵。以滅安氏。其勢可一鼓而平矣。乃鄴城之圍。不得

東胡指安及慶緒。敗走於鄴城。王師圍之。不下。

關中見李輔國。

驕子指回紇。

取勝者。止因外信佞臣。內寵張后也。上為忙三字。寫得懼內人。刻骨事機。一失遺禍至今。今上猶焦勞。撥

亂而禍變日生。復有吐蕃之事也。因記我為拾遺。叨

為奉引。此時兵力方彊。紀律整肅。止因內難。故盡調

邊兵入衛。獨使岐雍之兵。防控西羌。其力單弱。因致

吐蕃直入代宗奔走也安得傳介子者建功絕域乎
然非老儒之所能矣

衍交能岷散
交能信隔交
能度惟公勝
場却此有心
是之謂也

直是蛛絲馬
迹

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
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齊統
魯縞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宮中聖人奏雲門天下朋
友皆膠漆百餘年間未災變叔孫禮樂蕭何律豈聞一絹
直萬錢有田種穀今流血洛陽宮殿燒焚盡宗廟新除狐
兔穴傷心不忍問耆舊復恐初從亂離說小臣魯鈍無所
能朝廷記識蒙祿秩周宣中興望我皇灑血江漢長衰疾

此憶開元之盛也當時小邑猶有萬家大邑可知戶

日殷繁也稻粟充物公私豐實糧食充足也道路平

坦遠行無患寇盜衰弭也統素之車轉運連絡農桑

及時也天子宴衎朋友道義禮樂生于富足也此乃

百年之間未有災變而休養生息以至于此朝廷之

上禮樂以御君子法律以齊小人如此而已至今日

一絹萬錢與齊統二句相反矣有田流血與稻米二

句相反矣洛陽之宮殿已焚與宮中聖人二句相反

矣宗廟之狐兔亦除與九州道路二句相反矣所以

販不絕也

自覺傷心不忍過問者復恐其初從亂離說起添我傷心也我雖小臣無能既食人之祿自當憂人之事故日望中興而酒血于江漢之間耳

奉寄章十侍御

時初罷梓州刺史東川番後將赴朝廷

淮海維揚一俊人金章紫綬照青春指麾能事回天地訓練強兵動鬼神湘西不得歸關羽河內猶宜借寇恂朝覲從容問幽側勿云江漢有垂綸

首句以淮海維揚叙其地望而一俊人者其才猷如此次句以金章紫綬序其章服而照青春者其少年

王李終不列
終犯市脯

如此今在梓州其指麾之能足以回天地之禍亂其訓練之卒足以配鬼神之樞機一方正所倚賴猶湘西之不可無關河內之欲借寇也奈何罷官而入朝哉苟前席從容問及幽側弗云江漢尚有垂綸之叟如某者乎

逃難

身經艱難者乃為苦

五十白頭翁南北逃世難疎布纏枯骨奔走苦不暖已衰病方入四海一塗炭乾坤萬里內莫見容身唯妻孥復隨我回首共悲歎故國莽丘墟鄰里各分散歸路從此迷涕

已音凡有目身嘆世
復字不得妙
悲在泥中二字

上詩命之

閬州二十六

盡湘江岸

五十而頭早白者。因南北避難。無衣禦寒。奔馳辛苦。以致此也。頭白則筋力已衰。奏理不密。諸病乘之而入矣。况四海無處不亂。乾坤萬里。無地容身。又以妻孥隨累。不覺回首悲歎者。蓋家業丘墟。鄰里分散。歸路長迷矣。姑為南下之計。則湘江岸邊。尚須一哭耳。

將赴荆南寄別李劍州弟

使君高義驅今古。寥落三年坐劍州。但見文翁能化俗。焉知李廣不封侯。路經灩澦雙蓬鬢。天入滄浪一釣舟。戎馬

相逢更何日。春風回首仲宣樓。

仲宣樓在荊州。明荊南盛唐詩注也。

使君高義。足以驅馳今古。其才如此。乃寥落之况。三年之久。長坐此劍州耶。然既見文翁之化俗。貼劍州焉。知李廣之不侯。貼李字。四句是寄李劍州下。乃是將赴荆南路。經險阻。而雙鬢已蓬。曠望青天。而釣舟從與滄浪在楚地。但兵戈未寧。相逢何日。惟在仲宣樓頭。回首望子耳。仲宣樓亦荊州事。

遊子

巴蜀愁誰語。吳門興杳然。九江春草外。三峽暮帆前。厭就

兼白尚存仙
妙

本言言

十四

成都卜休為吏部眠蓬萊如可到衰白問群仙

巴蜀無人。有愁誰語。故發此吳門之興。杳然長往耳。公時欲南下。而尚在巴蜀。故是篇有滯之嘆。

遙望九江雖在春草之外。今下三峽。已在暮帆之前矣。承吳門句。我之此行。厭就成都之卜。亦不為醉酒而留。承巴蜀句。且不特吳門也。乘興直至蓬萊。則年雖衰白。神仙可乞也。作勇壯語。振起通篇。

雙燕

旅食驚雙燕。銜泥入此堂。應同避燥溼。且復過炎涼。養子風塵際。來時道路長。今秋天地在。吾亦離殊方。

在子奇而穩

旅寓而忽見雙燕。日驚者。驚年光之又新也。而啣泥借托。又在此堂乎。其為知避燥濕。與人相同。在此已過炎涼。此人更久矣。悲養子于風塵。歎來時之路遠。苟今秋而天下無事。則爾去之時。我亦去矣。全借燕自喻。

百舌

百舌來何處。重重祇報春。知音兼眾語。整翮豈多身。花密藏難見。枝高聽轉新。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讒人。

百舌春前無聲。故日來何處。重重音嚮之遞變也。知

百舌者反舌也。及西夏其舌隨百鳥之音。轉長也。

閬州一十六

土詩命之

音既兼衆語。而細察原止一身。雖花密而難見。亦以枝高而嚮新。新者為報春也。然鳴亦有候。如其過時。則君側有讒人。月令云。反舌有聲。佞人在側。則君側有讒人。記載之矣。

疊子妙

自閬州領妻子却赴蜀山行三首
汨汨避群盜。悠悠經十年。不成向南國。復作遊西川。物役水虛照。魂傷山寂然。我生無倚著。盡室畏途邊。

避亂已經十年。留滯久矣。初欲下荆楚。而行計不成。今又還西川。復出于意外也。四句自閬赴蜀之故。下寫山行勞勞往返。皆為物所役于山水。無與故弔影。

長林偃風色。迴復意猶迷。衫裏翠微潤。馬銜青草嘶。棧懸斜避石。橋斷却尋溪。何日兵戈盡。飄零愧老妻。

一作飄

而已覺水之虛照。傷心。而反恨山之寂然也。我生一無倚著。而闔家在危險乎。末句繳還領妻子。

飄。媿老妻媿得。物妻孥。復隨我。怨得妙。妻孥。惟我。在。得得。妙。妻子。亦。何。人。敢。得。妙。我。何。隨。汝。曹。得。得。如。何。注。不。善。在。必。如。又。不。同。

風色之大。長林亦偃。溯風之人。故徘徊而復迷也。但見山光照。而映衫翠濕。馬行倦。而啣草長嘶。道路之險。上則棧道懸空。迂徐而避石。下則草橋既斷。宛轉而尋溪。山澗之水。漲落不常。落則結橋。漲則橋斷也。因歎何日兵戈寧謐。使我飄零遠道。反愧老妻之隨。

我舉此首單承妻

行○色○遞○隱○見○人○烟○時○有○無○僕○夫○穿○竹○語○稚○子○入○雲○呼○轉○石

驚○魑○魅○抨○弓○落○狄○驅○直○供○一○笑○樂○似○欲○慰○窮○途

押音平強也於音又似後龍音五飛生鼠

山岡迴複故旅客遞隱而遞見山淺世亂故人烟時

有而時無也僕夫入溪穿竹而語稚子登高入雲而

呼二句頂行色隱見轉石而下徒驚魑魅抨弓而射

或落穴魑二句頂人烟有無承上轉石抨弓亦聊共

一笑以慰窮途而已此首單承子

別房太尉墓

他○鄉○復○行○役○駐○馬○別○孤○墳○近○淚○無○乾○土○低○空○有○斷○雲○對○墓
陪○謝○傅○把○劍○覓○徐○君○唯○見○林○花○落○鶯○啼○送○客○聞

房瑄卒于閬州故歎同在他鄉又將行役乃駐馬來

宗身蜀拜瑄為相因陳濤斜之敗出守邠州歷晉漢三州去年召拜

別孤墳耳墳土已為淚濕斷雲為之不飛悲惋之極

尚書道病卒于閬州僧舍

送客而已

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五○首

得○歸○茅○屋○赴○成○都○直○為○文○翁○再○剖○符○但○使○閭○閻○還○揖讓敢

土寺命之

碎真

閬州二十六

此等贈寄乃性情全是在已

為人從須有
為人正所以為己
交而己又云卷
人交

寶系

論松竹久荒蕪魚知丙穴由來美酒憶耶筒不用酌五馬
舊存諳小徑幾回書札待潛夫
肝膽而不漏宿社而不策

第一首總起先說將赴成都之心事今日得歸茅屋

者止為嚴公再鎮劔南耳成都變亂以來能使閭閻

再歸禮讓則我奔竄之後敢論松竹久為荒蕪乎况

成都 成都亦有丙穴之魚郵筒之酒五馬昔日曾來知我草
葉沾宿著香達于筒外朕後折之秋俗號為野筒酒
堂無恙故幾回書札待我復歸耳

處處清江帶白蘋故園猶得見殘春雪山斥候無兵馬錦
里逢迎有主人休怪兒童延俗客不教鵝鴨惱比鄰習池

未覺風流盡况復荊州賞更新

二首途中預計也處處清江白蘋方盛則歸到故園

猶是殘春也况禍亂已平而雪山之斥候已無兵馬

燼不待即嚴公既至而錦里之逢迎更有主人耶既歸則問候

者多故俗客不拒舊隣堪念也因念嚴公昔醉習池

此山簡習池之遺 風流尚在今當復邀荊州之賞乎

竹寒沙碧浣花溪橋刺藤梢咫尺迷過客竟須愁出入居
不自解東西書籤藥裹封蛛網野店山橋送馬蹄肯藉
荒庭春草色先判一飲醉如泥

有之送子妙謂
公出而溪中各主
人日送馬蹄而不

土詩命

候望烽

三首念草堂之荒涼也。浣花溪上竹寒沙碧幽况頗佳。久別無人。則榻刺藤梢。蒙茸雜亂。故咫尺逃也。過客既不便于出入。即居人亦不能辨其東西。正見咫尺逃。然草堂之中。書籤藥裹。雖封蛛網。而野店山橋。可送馬啼。相見將不遠矣。嚴公肯到荒庭。籍春色而

一醉乎。

常苦沙崩損藥欄也。從江檻落風湍。新松恨不高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生理祗憑黃閣老。衰顏欲付紫金丹。三年奔走空皮骨。信有人間行路難。

四首預擬既歸草堂之事也。昔常苦沙岸善崩。而藥

欄將損。今既久別。江檻亦將落于風湍矣。惟念小松

初植。諒未干雲。必且惡竹叢生。尚須芟剪。我之此歸

亦以嚴公故耳。然生理自能為周急。而衰老豈復有

金丹乎。既歸而痛定思之。三年奔走。皮骨空存。古云

行路之難。今始信也。承衰老句。

錦官城西生事微。烏皮几在還思歸。昔去為憂亂兵入。今來已恐鄰人非。側身天地更懷古。回首風塵甘息機。共說總戎雲鳥陣。不妨遊子芰荷衣。

六句自己

五言亦不為句。以
在但覺生難舍
呼應頓勞文樣

係之恰好而已矣
神哉至哉

五首總結成都之生事甚微而戀戀于此者亦以故
身皮凡為鳥皮表凡也
物尚存歸心頓起也。昔日之去為恐亂兵之入。今日
歸來復恐鄰人已非矣。既歸之後雖側身天地之間
莫能容我。惟有懷古以自遣。回首風塵之內。奔禿為
巖。從此息機以終老矣。太公韜以車騎分為鳥雲之陣所謂
者鳥散而雲死變化无窮者也
野人否耶

鳥雲

杜詩論文二十七

武進吳見思齊賢注

宜興潘眉元白評

武進董元愷舜民參

唐代宗廣德二年春復歸成都

春歸

苔徑臨江竹。茅簷覆地花。別來頻甲子。歸到忽春華。
倚杖看孤石。傾壺就淺沙。遠鷗浮水靜。輕燕受風斜。
世路雖多梗。吾生亦有涯。此身醒復醉。乘興即為家。

春歸乃春日歸來也。浣花溪上。苔徑有臨江之竹。草堂之內。茅簷有覆地之花。乃梓閬奔走。歲月頻更。今日歸來。春花正值。喜可知已。於是倚杖而看孤石。應茅簷句。攜壺而就淺沙。應臨江句。但見遠鷗浮水而不飛。輕燕受風而不定。二句江上之景。輕燕更貼春字。蓋久不復見。頓覺景物一新矣。因歎世路雖為多梗。吾生原有盡期。苟此身有托。得以常醉。則乘興而來。即可為家矣。

歸來

路難乃為歸來如去之。此親歷不能外。

景可笑

客裏有所適。歸來知路難。開門野鼠走。散帙壁魚乾。洗杓開新醞。低頭著小冠。憑誰給麴蘖。細酌老江干。

杓音勺。杓器也。

本作低頭拭小盞。從拭盞上想到七八句亦有焉。

客中又復作客。自成都而梓閬也。歸來始知行路之難矣。下頂歸來。啟門而野鼠走。開卷而蠹魚殘。久無人矣。舊居無恙。故物猶存。稍足自慰。故洗杓開新醞。不妨哺糟同醉也。低頭著小冠。不必高冠。我我也。下接新醞句。苟有人給我美酒。則老下江干。不復外來矣。

章堂

章法句法皆從漢魏而更盡其變。

四句作冒後分兩段法

叙中帶論惟公勝場非閱腹富德是筆高

身歷此景

所得委馬鬼字妙

章法自木蘭本城郭善我牙奇而句交章法如木蘭詩而變化如云蓋至胸中渾合古人而不為古用也

昔我去草堂蠻夷塞成都今我歸草堂成都適無虞請陳初亂時反覆乃須臾大將赴朝廷群小起異圖中宵斬白馬盟軟氣已籠西取邛南兵北斷劍閣圍布衣十數人亦擁專城居其勢不兩大始聞番漢殊兩卒却倒戈賊臣互相誅焉知肘腋禍自及梟鏡徒義士皆痛憤紀綱亂相踰一國實三公萬人欲為魚唱和作威福孰肯辨無辜眼前列柵械背後吹笙竿談笑行殺戮濺血滿長衢到今用鐵地風雨聞號呼鬼妾與鬼馬色悲充爾娛國家法令在此又足驚匹賤子且奔走三年望東吳弧矢晦江海難為遊

一句括兩句到題

五湖不忍竟舍此復來雍棩蕪入門四松在步屣萬竹疎舊犬喜我歸低徊入衣裾鄰里喜我歸沽酒攜葫蘆大官喜我來遣騎問所須城郭喜我來賓客隘村墟天下尚未寧健兒勝腐儒飄飄風塵際何地置老妻於時見疣贅骨髓幸未枯飲啄媿殘生食薇不敢餘

叙事晰不疑三在堅實之情

夫此草堂也昔我之去因寇盜之縱橫今我之來以審者成都自遂嚴武入蜀未幾徐知道反遂入梓州徐知道入寇陷成都之復定也四句總起因記初亂時事反復俱在

維州蜀道近蜀大將嚴武也

須臾蓋大將既去羣小構亂絕無成算不過一宵之

漢高祖刑白馬盟

中黃渭州

劍閣在劍州

間刑馬申盟威勢猖獗乃復西取邛兵北斷劍閣布

上詩命

成都二十七

止此心妙
不止其為此二句
故耳

本言言
根不拔莫計枝彫傷幽色幸秀發疎柯亦昂藏所插小藩
籬本亦有隄防終然根撥損得愧千葉黃敢為故林主黎
庶猶未康避賊今始歸春草滿空堂覽物嘆衰謝及茲慰
淒涼清風為我起灑向若微霜足以送老矣聊待偃蓋張
我生無根蒂配爾亦落落有情且賦詩事迹兩可忘勿矜
千載後慘澹蟠穹蒼

四松初移之時止三尺多耳別來三歲遂如人長乎
未歸之時私計日但願其根不拔耳即枝之凋傷亦
不敢惜乃既歸而幽色秀發疎柯昂藏喜何如耶又

自幸日止因挿有藩籬以為隄防否則本根既撥枝

根搖觸處

葉能無傷乎一段喜松之存因言我何敢竟有救圃

哉天下黎庶猶未安康乃今避賊初歸空堂草滿覽

物感懷歎年歲之衰謝慰目前之淒涼亦已足矣六

句推開下又收轉于是徘徊四松之下而清風起處

寒若微霜足為送老之資以待他年之偃蓋耳下又

一轉我身飄泊東西且無根蒂以之配爾亦甚茫茫

矣然相與有情賦詩遣興則行止遲速姑聽之而已

一段宛轉咏歎又日我之根蒂既無爾之偃蓋可待

弗矜于載之後。上摩穹蒼。而我不及見也。

古水檻

安命就負一團道氣

蒼江多風。感雲雨晝夜飛。茅軒駕巨浪。焉得不抵垂。遊子
久在外。門戶無人持。高岸尚為谷。何傷浮柱欹。扶顛有勸
誠恐貽識者。唾既殊大厦傾。可以一木支。臨川視萬里。何
必欄檻為人生。感故物慷慨有餘悲。

即次曠達之懷讀之亦見

水檻在江上。而江中風颺雲雨。晝夜不絕。風也。雲也。
雨也。皆傾頽屋舍之物也。而茅軒之微。駕于巨浪之
上。波濤所擊。焉得不低垂乎。况遊子在外。門戶無人。

則高岸尚且為谷。何況此浮柱之敬乎。古人扶顛之
戒。恐貽識者之羞。既非大厦之傾。一木之支。及今可
為也。然臨川遠望。豁達萬里。又何必欄檻哉。但以人
生感舊。對此不免繫懷耳。

古破船

檻船情事則一章注各異。豈有意為之。總是神化所至。無合其

平生江海心。宿昔具扁舟。豈惟青溪上。印傍柴門遊。蒼惶
避亂兵。緬懷逸舊丘。鄰人亦已非。野竹獨條條。船舫不重
扣埋沒。已經秋。仰看西飛翼。下愧東逝流。故者可插新
者亦易求。所悲數奔竄。白屋難久留。

推闡不可及

上詩論

平生有江海之興。夙具扁舟。為長往計。豈但青溪之
 上。傍柴門而游乎。乃因避亂而出。常懷舊丘。及至歸
 來。隣人已非。惟有無情野竹。修修如故耳。而船數則
 不可重扣。埋沒經年。故羨鳥之能飛。水之能逝。我不
 能乘舟而遊矣。然一舟亦或易辦。故者可攜。新者易
 求。但所悲者。奔逃未定。自屋尚不能保。而况于船乎。

絕句六首

日出籬東水雲生。舍北泥竹高鳴翡翠。沙僻舞鴟雞。

日出而籬東有水。雲生而舍北有泥。忽日忽雲。是積

五絕率起始
 斃一語何以故

五之皆中絕
 於只第二首
 足及絕斃

藹藹花藥亂。飛飛蜂蝶多。幽棲身嬾動。客至欲如何。

兩初晴之景。翡翠水禽。而鳴于高竹。承籬東水。鴟雞
 愛潔。而浴于沙中。承舍北泥也。

藹藹而花藥滿。飛飛而蜂蝶多。萬物變亂于前。而此

鑿井交樓葉。開渠斷竹根。扁舟輕棹。小逕曲通村。

身寂然不動。蓋以幽棲習嬾。即客至亦從與矣。
 鑿井而在樓下。故見樓葉交加。開渠而穿竹中。不覺

竹根已斷矣。乃竹下扁舟。往來棹纜。井邊汲道。屈曲
 通村。兩句分頂。即就所見之景。以成一章。

絕不似五律
口氣以心故

絨娟

急雨梢溪足。斜暉轉樹腰。隔巢黃鳥並。翻藻白魚跳。

急雨梢溪脚而過。雨過而斜暉尚在樹腰。時已將晚也。寫忽雨忽晴之景。惟雨過故隔巢黃鳥並坐理衣。

翻藻白魚。跳波竊水矣。

舍下筍穿壁。庭中藤刺簷。地晴絲冉冉。江白草纖纖。

舍外之筍透壁而已穿。庭中之藤刺簷而亂長。止萬

物發生用壯之時。二句近景。又以地方晴而游絲冉

冉。江水白而碧草纖纖。二句遠景也。

江動月移石。溪虛雲傍花。鳥棲知故道。帆過宿誰家。

月影傍石。江動而月似移矣。雲氣迷花。溪虛而雲益

重矣。二句俱夜景。然雲氣雖迷。乃鳥棲而尚知故道。

承溪雲句。江月已晚。帆過而又宿誰家乎。承江月句。

六首俱散咏。淡春之景。

題桃樹

小徑升堂舊不斜。五株桃樹亦從遮。高秋總餽貧人實。來

歲還舒滿眼花。簾戶每宜通乳燕。兒童莫信打慈鷗。寡妻

群盜非。今日天下車書正一家。

七六句承五六句。佳未必佳。解則

舊有小徑升堂。原不斜也。以桃樹五株。遮滿庭前。人

題故園之桃樹
似是花心未妥

上寺命文

成都二十七

行避樹。故曲折而徑斜耳。今歲歸來。花過而實矣。然實則待熟而周貧。花則來歲猶可待也。且樹蔭婆娑。乳燕方來。故宜點綴。慈鴉亦至。不必驅除。因喜寇亂方平。則寡妻羣盜。非今日所宜有。惟望天下車書一統。豈不樂哉。因桃樹而念及貧人。因貧人而兼及鴉燕。因鴉燕而遂及寡妻羣盜。相連而下。

登樓

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可憐

北極西山二句即詠蜀事之允謂系師也觀

後主還祠梁父吟六皆蜀事德根玉壘白來

後主還祠廟日暮聊為梁父吟

花近高樓。正堪遊賞。而日傷客心者。因萬方多難。此獨登臨也。正傷心之時。而見錦江春色。在天地之外。來玉壘浮雲。如今古之遷變。更益傷心矣。下承萬方多難句。朝廷之天命未移。寇盜之縱恣當息矣。又言謂先主廟中乃有後主坐三國者何。是相徒使人思諸葛梁父之恨。而荷天命未移。即後主之孱弱生為正統。沒還祠廟。而梁父吟亦與廢之也。武侯之况今日之朝廷乎。但輔弼無諸葛之才。所以日暮長吟也。

過南鄰朱山人水亭

上詩命之

成都二十七

歸家二句向讀
三年身返乃
知其妙合看乃
得

木言言
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知。幽花歛滿樹。曲水細通池。歸客
林非遠。殘樽席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追隨。

所居隣近。有竹參差。於竹中相過。故人不知也。二句
南隣。幽樹多花。臨岸故畝。曲水常流。通池故細。二句
水亭。醉歸既非遠道。殘尊不妨更移。又承南隣。未言
與君往還者。不止因隣比。亦以君多道氣耳。繳還朱
山人。

○過故斛斯校書莊二首
此老已云沒。鄰人嗟未休。竟無宣室召。徒有茂陵求。妻子

老儒艱難時病於庸蜀
歎其沒後方授一官

寄他食園林非昔遊。空餘總惟在。浙浙野風秋。

總音歲細也

此老既沒。隣人至今嗟嘆。其為人可知。生前既無宣
室之前席。沒後始求茂陵之遺書。點明沒後授官也。
長卿未死時。有卷書。有使來求。以此之
所以無救于貧。而妻子流離已寄他食。園林荒廢已
非昔遊。惟有總帳尚存。野風蕭瑟而已。此首先序校
書後寫山莊。

燕入非窠舍。鷗歸祗故池。斷橋無復板。臥柳自生枝。遂有
山陽作。多慚鮑叔知。素交零落盡。白首淚雙垂。

第二首則先序山莊後及校書。燕入而猶是此舍也。

鷗歸而猶是此池也。乃斷橋無板，無人往來矣。臥橋
 生枝，無人芟除矣。一片荒涼，使人凄黯。因言我與校
 書，雖有懷舊之作，久慚鮑叔之知。今日歸來，而素交
 零落，故自首含悲也。

寄邛州崔錄事

邛州崔錄事，聞在果園坊。久待無消息，終朝有底愁。
 江樹遠，怯見野亭荒。浩蕩風塵外，誰知酒熟香。

錄事而在果園坊，亦甚近也。乃約而不至，有何事耶。
 想為江路之僻，野亭之荒耳。孰知我雖浩蕩于風塵

使詞亦別
 批要流又要惹
 要微又要光

永作二句家不心
 批讀便落率忘
 味一作批讀自妙
 不可三句心故

寄司馬山人十二韻

關內昔分袂，天邊今轉蓬。驅馳不可說，談笑偶然同。
 道術曾聞意，先生早擊蒙。家家迎薊子，處處識壺公。
 長嘯哦唱北，潛行玉壘東。有時騎猛虎，虛室使仙童。
 髮少何勞白，顏衰肯更紅。望雲悲輶軻，畢景漸冲融。
 喪亂形仍役，淒涼信不通。懸旌要路口，倚劍短亭中。
 永作殊方客，殘生一老翁。相哀骨可換，亦遣馭清風。

之外，而新釀已熟乎。逐句接下直而不曲。

妙律可入批妙批不可入律悟此可馬

昔自關右分袂，今于天邊轉蓬。別來驅馳，已不堪道。

今日談笑。乃得相同耶。四句總起。下序昔事。昔曾留
 意于道術。承先生之訓蒙。此時先生道術既高。家家
 奉迎。處處求識。先生飄然入蜀。已在峨嵋玉壘之間。
 而行騎猛虎。役使仙童矣。一段山人承關內句。我則
 髮少不勞其自。顏衰望其更紅。故瞻望青雲。而自悲
 輒軻。從此畢世。而徒羨冲融也。况勞形奔走。音問難
 通。方懸旌要路。倚劍短亭。暫為駐足耳。且將永作殊
 方之客。雖殘生尚在。已成老翁矣。一段自序承天邊
 句。雖老罷如此。可能相哀換骨。而同馭清風耶。二句

批雜於冒

先自叙而後及王
 佐師中間忽被忽
 比忽兮忽合批律
 之至此也

以上自叙

此二段後入王佐師

收歸山人總結

王製字在卿

贈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韻

往○往○雖○相○見○飄○飄○媿○此○身○不○關○輕○綬○冕○俱○是○避○風○塵○二○別
 星○橋○夜○三○移○斗○柄○春○敗○亾○非○赤○壁○奔○走○為○黃○巾○子○却○何○滿
 灑○余○藏○異○隱○淪○書○成○無○過○鴈○衣○故○有○懸○朝○恐○懼○行○裝○數○伶
 傳○臥○疾○頻○曉○鷺○工○迸○淚○秋○月○解○傷○神○會○面○嗟○鰲○黑○含○悽○語
 苦○辛○接○輿○還○入○楚○王○粲○不○歸○秦○錦○里○殘○丹○竈○花○溪○得○釣○綸
 消○中○祇○自○惜○晚○起○索○誰○親○伏○柱○聞○周○史○乘○槎○似○漢○臣○鴛○鴻
 不○易○狎○龍○虎○未○宜○馴○客○卽○挂○冠○至○交○非○傾○蓋○新○由○來○意○氣

王詩論

成都二十七

又自序

鋪委不難
主將

叙委帶論

畫家細敘

法

合直取性情真浪跡同生死無心恥賤貧偶然存蔗芋幸
 各對松筠麤飯依他日窮愁怪此辰女長裁褐穩男大卷
 書勺滿口江如練蠶崖雪似銀名園當翠巘野棹沒青蘋
 屢喜王侯宅時邀江海人追隨不覺晚欵曲動彌旬但使
 芝蘭秀何須棟宇鄰山陽無俗物鄭驛正留賓出入並鞍
 馬光輝忝席珍重遊先主廟更歷少城闔石鏡通幽魄琴
 臺隱絳唇送終惟糞土結愛獨荆榛置酒高林下觀碁積
 水濱區區甘累跡稍稍息勞筋網聚粘圓鮓絲繁煮細葷
 長歌敲柳癭小睡凭藤輪農月須知課田家敢忘勤浮生

合結

難去食良會惜清晨列國兵戈暗今王德教淳要聞除糗
 偷休作畫麒麟洗眼看輕薄虛懷任屈伸莫令膠漆地萬
 古重雷陳

野音滿、眠也謂足眠起如函、瘳音頑、猥音握、偷音與、數也

此侍御罷官歸隱于蜀而贈之也。往昔雖時相見。此

身飄泊。不得常親。子今歸來。不為輕此。緩冕亦為俱

避風塵耳。四句總起。下追叙昔事。星橋別後。于今三

年。非敗亡而奔走者。避賊故也。乃子去既能脫然。予

藏並非耽隱。所以書成莫寄。項子去句。衣敝安貧。頂

予藏句。故恐懼而數徙。臥病而伶俜。此際相思。聽曉

鶯而併淚。望秋月而傷神矣。何時會面而嗟黧黑。得
 舍悽以話苦辛耶。然入楚未成。歸秦難定。是以復歸
 成都。而錦里之丹竈猶存。花溪之釣綸復理。無如久
 患消中。無人相惜。病淡晚起。誰復相親。一段序別後
 情事。聞君柱史而同老聃。出使而似張騫。宜如鴛鴻
 之難狎。龍虎之難馴也者。一旦掛冠而來。相見依然
 舊友。蓋從來意氣相合。惟取性情之真。性情既真。自
 能浪跡而同生死。當無心恥我賤貧也。一段序侍御
 幸今日蔗芋偶存。松筠各有。蔗芋蜀中之產也。他日

相依。止須粗飯。今辰相對。未免窮愁。且別後數年。女
 能裁褐。男學卷書。俱長成矣。一段自序。今瀕口蠶崖

卷書與渭各有二卷書身

瀕岷江所經也

蠶崖閣名在岷

之間。有名園。有舟楫。第宅既華。招邀又數。追隨至晚
 款曲連旬。但使芝宇可親。何必定在隣比哉。况嵇康
 原非俗物。當時正欲畱賓。並馬出入。同席光輝。或游
 先王之廟。或經少城之闈。或臨石境。或過琴臺。因感
 死後荒涼。送終止歸糞土。生前寂寞。結愛獨向荆榛
 耳。于是置酒林下。觀棋水邊。昔日之奔走自甘。今日
 之息躬為幸。則網有圓鯽。羹有蓴絲。敲枹瘦而長歌

柳瘦謂博也曹植

我有柳瘦歌

藤輪謂車也謝鮑詩花蔓引藤輪

凭藤輪而小睡樂亦甚矣奈農月須勤田家作苦浮

生不能去食良會不更可惜哉一段叙近事因歎列

國之兵戈雖滿今王之德化甚淳立見盜賊之剪除

不必麟閣之畫圖但洗眼而觀輕薄之流虛懷而任

屈伸之數而已結言惟我與爾獨敦友道豈令陳雷

專美于前乎

賈至貶岳州馬宅初復官是年持侍郎

別唐十五誠因寄禮部賈侍郎

九載一相逢百年能幾何復為萬里別送子山之阿白鶴

久同林潛魚本同河未知棲集斯衰老強高歌歌罷兩悽

一起妙絕

一起絕唱好及

邊接非老手不能

胸中有此大傀儡
借此而發
是濶又不是濶

直往

公病肺臥江沙
映千古見賢心靡他
念子善師事歲寒守舊柯
為我謝賈
飄飄適東周來往若崩波
南宮吾故人白馬金盤陀
雄筆
所過飢有易子食獸猶畏虞羅
子負經濟才天門鬱嗟哦
將仍橫戈蕭條四海內
人少豺虎多慎莫投多虎信
惻六龍勿嗟此相視髮皓白
况難駐羲和星墜燕地漢

九載而一相逢百年能有幾回耶相見既難相別又

易今復送子矣四句總起我之與子如鶴之同林魚

之同河未知棲息于何時而衰年遠別未免悲歌乃

大誠奇
識乃於
此出

歌罷愁生者。以六龍無停馭。而衰髮各皤然也。今雖旋頭胡生也安史既平。兵革未靖。而四海之內。人少虎多。不必再

為投鼻。亦且信命而行。然饑而易子。太且食人。則豈虞羅謂虞人之羅。設以捕獸也虎猶可禦。而饑荒之患。淺也。一段序別子負經濟之

材。時所急須。但天門高遠。奔走不遑。識子者。惟吾南

宮故人耳。故人賈至。南宮禮部也。自馬金鞍。手神華

金盤。陀未詳。或曰。山名。屬東都。燦而又雄筆。能文好賢。念切。子往而師事之。庶幾歲

寒不改。自當荐達也。相見之間。言吾臥病江邊而已。

一段寄賈侍郎韻府盤陀馬鞍飾也。

乘白馬

長吟

彩穩不粘。公自寫。此詩。在石。文之法。五六句。所以彩穩。

踏青。唐人省祖墓。會名。

江渚翻鷗戲。官橋帶柳陰。江飛競渡日。草見踏青心。已撥形骸累。真為爛熳深。賦詩新句穩。不覺自長吟。

江上之渚。鷗戲翻飛。渚上之橋。柳陰映帶。二句春景。

故江水怒飛。正當競渡之日。草色掩靄。遂我踏青之

心矣。四句江上之事。于是撥置形骸之累。且為爛熳

之游。而賦詩得句。不覺得意長吟也。穩字是詩家上

乘之法。而非爭奇鬪豔者所知也。

歸鴈

上寺論文

成都二十七

已撥十字。所以能賦詩。能彩穩。好長吟也。

東來萬里客亂定幾年歸腸斷江城鴈高高正北飛

東來萬里之客因避亂也今亂雖定矣幾年乃得歸耶不得歸而見鴈之北歸益深腸斷矣

絕句二首

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泥融飛燕子沙暖睡鴛鴦

遲日春日也故江山增麗花草益香矣惟春日故泥融而燕子爭飛一句山景沙暖而鴛鴦穩睡一句江

景也

江碧鳥逾白山青花欲然今春看又過何日是歸年

次首頂上江山二字江碧故鳥映之而愈白一句江景山青故花映之而益紅一句山景蓋一春又將過矣何日乃遂吾歸計乎二首六句景二句言情

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引

國初以來畫鞍馬神妙獨數江都王將軍得名三十載人間又見真乘黃會貌先帝照夜白龍池十日飛霹靂內府

殷紅瑪瑙盤婕妤傳詔才人索盤賜將軍拜舞歸輕統細

綺相追飛貴戚權門得筆跡始覺屏障生光輝昔曰太宗

拳毛騮近時郭家獅子花今之新圖有玉馬復令識者久

上詩論之

成都二十七

向口即出画馬次出將軍乳霹靂之其画逼真龍馬故有感池中龍耳自然生結分疏見叙注

將九馬分叙終者
努力采毫
馬官白補出画人

補出章汎

推開作瀾

要此段方不單薄

此不獨瀾矣

以瀾而往足一佳

仍借先帝作結

終是祚前段有

力

歎嗟此皆騎戰一敵萬縞素漠漠開風沙其餘七匹亦殊
絕迥若寒空動烟雪霜蹄蹴踏長楸間馬官廝養森成列
可憐九馬爭神駿顧視清高氣淡穩借問苦心愛者誰後
有韋諷前支遁憶昔巡幸新豐宮翠華拂天來向東騰驤
磊落三萬匹皆與此圖筋骨同自從獻寶朝河宗無復射
蛟江水中君不見金粟堆前松柏裏龍媒去盡鳥呼風

先從國初畫馬者說起則有江都王也將軍繼之得

名三十餘年人間又見此名蹟也四句總起下乃細

剖將軍會貌先帝照夜白此馬既為龍種將軍得其

玄宗馬名

真形故神物應之而龍池霹靂也殷紅瑪瑙之盤內

府珍秘一旦御前傳詔才人宣索以賜將軍兼有輕

純細綺與之同賜先帝之重將軍如此所以權門貴

戚思得筆墨以為寵光也一段寫先帝之馬虛先帝

玄宗也昔之名馬有太宗拳毛騮今之名馬有郭子

儀獅子花此皆千古所傳圖中一時並載已為有識

所嗟嘆以此馬騎而出戰一可敵萬即在素縞之上

其勢如殿殿于沙場也圖中更有七馬無不奇絕黑

白相間如烟如雪而長楸之間真如霜蹄蹴踏也養

必出步
方後得
大法

馬者有馬官廩養成列。為畫馬襯貼。而馬益貴重矣。總計圖中七馬二馬。共為九馬。無不神駿。有君子之德。而非蹄蹶之材。故日清高。日淡穩也。然作者寫此。不知費幾許苦心。而愛者誰乎。今則韋諷。筋力止支。遁耳。以今對古。以假對真。一段是寫九馬圖。即韋諷宅所觀者。實末乃憶玄宗。驪山東幸。翠華拂天。名馬三萬。神俊與此圖相同。自從渡河西去。竟不射蛟東來。此三萬疋者。皆沒于戰陣。而金粟堆邊。為玄宗陵。龍盤虎踞。之勢。謂侍臣。吾千秋萬歲。後遂以此及升遐。羣臣。遂先寢龍媒去。盡惟餘松柏啼鳥而已。

韋諷居成都時為閬州錄事

送韋諷上閬州錄事參軍

國步猶艱難。兵革未衰息。萬方哀嗷嗷。十載供軍食。馬官務割剝。不暇憂反側。謀求何多門。賢者貴為德。韋生富春秋。洞徹有清識。操持紀綱地。喜見朱絲直。當令豪奪吏。自此無顏色。必若救瘡痍。先應去蠹賊。揮淚臨大江。高天意悽惻。行行樹佳政。慰我深相憶。

五言詩謀食由糧也

國步未平。兵戈未息。萬方之哀痛未已。十載之征調未休。故庶官乘此剝民。即反側亦所不恤。惟知誅求四出而已。然民當倒懸之時。為德甚易也。一段序時

事。韋生少年有識。而任當紀綱。性復耿直。自當令若輩失色矣。蓋欲救瘡痍。不得不去蠹賊也。一段勉韋生臨大江而揮淚。望高天而悽惻。二句送別此行。惟望汝樹立佳政。以慰我耳。繳完通篇。

丹青引贈曹將軍霸

前首觀此首贈於裁自見

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為庶為清門。英雄割據雖已矣。文采風流今尚在。學書初學衛夫人。但恨無過王右軍。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于我如浮雲。開元之中常引見。承恩數上南薰殿。凌烟功臣少顏色。將軍下筆開生面。良相頭上

世系

起得哭兀却是借起
先請學書引起
引往事作贊
義
小題却做大
文章

叙得活現又
樣又老

西人

滿

西馬是主却前後
推開是章法且
大手筆不則前
已事却又妙在不
雅西馬
借韓幹作瀾級
完西馬
西相又作一滴便
於結
淋漓滿志

進賢冠。猛將腰間大羽箭。褒公鄂公毛髮動。英姿颯爽來酣戰。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玉墀下。迴立閭闔生長風。詔謂將軍拂絹素。意匠慘淡經營中。斯臯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玉花却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至尊含笑催賜金。圜人太僕皆惆悵。弟子韓幹早入室。亦能畫馬窮殊相。幹惟畫肉不畫骨。忍使驂驪氣彫喪。將軍畫善蓋有神。必逢佳士亦寫真。即今漂泊干戈際。屢貌尋常行路人。途窮反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貧。但看古來盛名下。終日坎壈纏其身。

五字可
悟詩法

將軍魏武之後曹操先點曹姓玄宗末年得罪削籍為庶人今雖為庶姓然終是清門

也。英雄割據之事雖亦已矣。頂魏武句文采風流今

尚存也。頂清門句四句總起欲贊其畫先贊其書書

學李夫人名衛善書衛夫人所不及者王右軍耳書畫同一關鍵書妙

畫益妙矣故能意丹青至于忘老忘富貴專心如此

所以成名也四句贊其書畫實書陪開元之中常

引見上殿貞觀中事將軍重西因凌烟功臣未得名筆命將軍圖之于是

畫良相之冠猛將之箭舉其一而槩其全也而功臣

將相之中褒公段志玄鄂公尉遲敬德褒公鄂公其英姿出羣最為難畫乃毛髮

如生英氣猶在如親見其從酣戰中來也一段序其

畫功臣先帝之馬有玉驄奇才駿骨畫工所不能貌

者牽來墀下閩闔天門也顧盼風生寫馬已不凡正寫畫馬者不

凡也將軍奉詔慘淡經營而真龍已出頓覺萬馬俱

空矣如所謂玉花者前在墀中今在榻上榻上之與

墀中屹然相向其形貌同神骨同駿異亦同也故天

子含笑賜金因畫奪真而留人太僕皆為惆悵矣入

室弟子則有韓幹雖負重名然得其肉未得其骨所

以驂驪喪氣矣一段序其畫馬又插入一韓幹作陪

又言將軍之畫。蓋有神助。每逢佳士。亦爲寫真者。畫畫馬不畫凡馬。則畫人亦必不畫凡人也。乃于戈飄泊之時。貌及尋常行路之子。何哉。亦以貧故耳。而窮途之中。反遭白眼。蓋盛名之士。每多貧困。自古已然。又何足爲公歎乎。又借寫真一段感歎作結。

